



嶧桐文集卷之八

貴池劉 城伯宗著

記

游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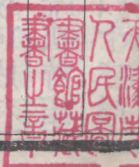
六月十九日度曹山山去峽川寓舍不二里初上有石級逶迤心異之及顛六七折逾不得到到則稻畦蔬圃曠如矣尋下路陡峻欲絕無可留趾從此上可以布踵武也約上下山殆十里許又數里過查邨澗流湍穉菁綠怡人又數里遙見白堊隔處長溪密葉閒厲而就之是爲塾所並

嶧桐文集

卷之八

一

塾而庵庵創俞氏僅容剝顧吾云家人來蘭若山樹週遭景物小異可高枕也明日步湧泉寺寺始唐一鐘臥敗壁間至正中銘可讀有僧舍近泉源頽落不容入而返明夜大雨水暴漲凌晨起視滴蕩洗洋生平觀漲此爲第一是夕漲退移宿寺中連日觀泉湧處歷前後山看諸峯泉源遠出崖石夾之崩雪轟雷未足云喻以此名寺宜也廿六日返宿庵明日游仙姑洞洞去庵六七里土人稱彼中靈怪然鮮入者時以沙漲不得進期冬初持炬御袂可成行耳明日至楊園遂三宿其園可流連也七月朔歸峽游事成暑亦漸減矣是行也道路三十里而遠往返以十三晨



夕中閒或坐或寢或步或眺或薜或醪或詩或字或僧或友或田畔或溪涯或山麓或雨或風或禪悅或詠語佳事娛心以消暑而增游勝者不可悉舉情致多見詩中詩不爲游作而作于游時蓋實與游暑事涉者皆備載故詩詳而記畧焉

游桃波記

桃波見于太白歌余愛其名故數至焉丙戌夏初溪漲陰濃綠紋織水上季秋再過木葉脫而平沙白矣今戊子仲春十日宿霧旣收新流初駛土人方壘石中流便徒步水與相搏激而有聲微風拂之如鳴珮環和且善也斥東爲

擘桐詩集

卷之八

二

中遠雖兵燹之餘索綯茅屋不數家願平疇空闊艸樹菁葱觸目交心皆有清淑之氣傳謂三月桃花水今扶杖滄浪已若瓣花浮出者水甯有是吾意中太白爲之也李詩郡志及今本皆云桃波一片地了了語聲聞閭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按舊本閭作闕猶言人與僧別也或云白雲卽寺名果爾則闕義尤長桃波不從坡李詩自有意而土語相沿余別有歌是正之是日先過古仙洞發其幽奇又西渡至殷墓興感古今而皆緣始于桃波也故記

游殷邨記

桃波之西爰有殷邨楊吳時左千牛衛將軍文圭子南唐

左僕射同平章事從義所居處也地從主人故至今以名然土人亦或稱湯而疑兩姓爲異其後裔式微不學不能以故語人按從義相後主宋興國亾主臣入汴避宋廟諱改姓名爲湯悅而子孫留池者多仍本姓故殷爲著而湯亦有之兩家別族以居居相去十里余子鑾往來道上詢知文圭墓所在遂相率登覽之墓視今制未爲宏壯無翁仲天祿之屬其登石亦崩墮欹壞矣而藏內完好白楊青檉蔓艸叢棘縱橫絡繹其上固不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也表碣龜趺都無存者就其家問之主人愴惻言舊爲強有力所嚙悅恙失去指泥沙中斷石相示青質脆臧

片片剝蝕微有花闌及一文字可辨蓋碑額云低徊久之余曰文圭稱貴仕矣子又歷官至相位卽不去黃腸題湊東園秘器也其墓制宜稍與常殊而僅僅如是豈其父子猶有秉禮守儉之風與抑江南小朝廷其貴臣上卿其物力氣勢固如此與抑文圭有知數識時變如爾時李建勛遺言勿封樹立碑貽異日禍故他公卿冢多被發而殷得全與鑾曰自南唐迄今殆七百年矣唐陵宋寢亦復何似卽元宗以鬱鬱殂遺令葬西山累土數尺爲憤而後主不忍竟營順陵豈非欲厚葬之如帝王故事哉今卽使珠襦猶存誰爲麥飯一盃上者况一抔之土安在也殷松楸不

改狐兔未穴而其後人猶耕漁力食昏嫁如禮寒食上冢
伏臘奉祀其先勿絕殷固厚幸也矣視楊李所得孰多因
相與嘆息而返

文圭在唐末有詩名仕吳有聲或言其攜梁王表薦及
第尋爲判官又薦之旣乃繇汴宋馳歸全忠大怒追捕
之不及愚謂此事乃無有夫全忠之非人臣也審矣使
文圭如敬翔李振輩精心事之始可得其歡豈有可以
假手取科名復背去者全忠之忤忍橫毒豈捕一書生
不得而遂已焉者如謂全忠不可共功名柰何繇其表
薦得進士官職也故唐詩紀事又稱文圭與杜荀鶴楊

嶧桐詩集

卷之八

四

夔康駢等皆口爲淮南將田頔上客不應朱全忠錢鏐
之辟又云登第卽南歸則表薦及第與宣諭判官之說
爲乖刺無是可知矣詩人多輕肆取忌如皮日休避亂
依吳越子孫顯宋代誌銘譜系歷歷而史謂其爲黃巢
學士誅死誣罔顯然文圭受讎殆亦類是惟從義爲人
國相上之不能拓土保疆次不能死社稷而與其主纍
俘相隨屬也耻孰甚焉第考其受相命在開寶元年已
奉宋朔之後而罷相爲潤州節度使卽在開寶二年其
時事已不可爲立朝又無多日此必君臣齟齬羣小擠
之以出雖管葛才安能有所成立從義卽知不如韓熙

載而心固賢于皇甫繼勛罪固異于馮延巳諸人矣至
與徐鉉等奉藝祖命撰江南錄于李氏之亾第歸曆數
而不言其過失徐湯共事斯其人果何如哉是父子皆
吾邑賢者吾不可以不辨後旣以湯悅顯或云卒汴未
歸葬此故獨有文圭墓云余以戊子春二月十日游後
一日記又後一日跋

墮星石記

去桃波不三里有二石孤蹲田閒相傳星所墜化也不知
幾千年矣事無可考顧四山遼遠蔑所連接而闖然見石
焉一矗而立一橫而臥矗者皴秀可級以登橫者蜿蜒可

嶧相文集

卷之八

五

凭以踦以云飛來以稱星墮無不可者按春秋僖公十六
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經蓋止言隕石而左氏
乃謂隕星也公羊氏曰先言隕而後言石聞其礪然視之
則石察之則五也穀梁氏曰先碩而後石碩而後石也後
數散辭也耳治也石無知故日之公穀皆不云星實也余
意使果星碩爲石經豈可不明所自而第書碩石異日莊
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碩如雨經于星複言
之何如其詳而此經言石何其畧與杜氏曰星碩如雨見
星之雨而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碩
之星而遽指此五石曰是星之碩爲之卽聖人敢乎哉是

故經第曰碩石亦已明矣余於左氏不能無疑而况其他顧後世星碩爲石史不絕書此或承襲丘明或實有其事不可概論者吾故語同游曰聞玄覽氏之言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使此卽小星所碩繇峽川至白洋一星覆壓之有餘何僅此如拳爲然吾思石之英升而爲星星以光用者也故虛闊而大星之靈降而爲石石以精用者也故縮結而小此關至理未可以茲石之有無從星作戲論也今去石三里許呂姓者曰墮星呂

古仙洞記

自道上視之一培塿爾高若止逾丈修不及三十尋也而

暉祠文集

卷之八

六

通體皆洞其大者有三最奇勝者二其一谿衍向上張口路側老樹獨幹穿石橫根其閒人俯而入不數武可布胡牀六七仰之若高廈焉步之若中逵焉直視之若永巷焉乍覲之若工師所營築焉睇之捫之倚徙之折旋之然後知造物之狡獪而巨靈之小爲埏埴也有色黧然有紋縷縷然有乳滴纍纍然有苔衣菁蒼然有後戶出于腹坦坦然于石之理粹矣其一闢戶山左門敞豁可容車中高廣與前等而幽陰過之仰視石狀或似奇鬼似猛獸似人似仙眞附身于屋壁者顧時有寒慄之氣侵人肌骨以文况之前如韓此如柳以詩况之前如李杜此如東野長吉也

而以戶枕田塍非羣眾所經游杜德機而全隱節抑又甚矣其口于路側者得題字僅廬山趙及水利乙巳歲仲春月十餘字可辨然文義難詰字畫亦在下中可無問也初土人第以洞口稱余按郡志曰古仙洞此必上真所窟當小福庭幽異靈奇時見時闕名不虛也夫

游大樓山記上

人皆言大樓山與府治面遠去五十里而爲之朝此大畧之辭也山延袤弘闊有絕高兩峯其一與寺近名柏峯岩豐下銳上迥出雲表與府治西南對見今所稱毓秀門門外平湖浩衍空氣濛濛及雉堞睥睨若可指數江流如練

風帆如葉也其一去寺稍遠在峽川口拔地突出陡起千仞視柏峯尤雄壯與府治正南對見今所稱通遠門郡廳事直焉門外河梁襟帶纓燿生滅及雉堞睥睨亦可指數江流如練風帆如葉也蓋大樓之面府治以兩峯而兩峯之與府治面其同異有如此山去江又遠于府治而兩峯見之若一高可知也太曰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渡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女意憶儂不遙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始余疑大樓與江水遼闊何詩意超忽乃爾及履其地乃知詩言不誣蓋登山寔見江水旣見江水則掬淚付之無不可達矣西東

字於吾邑境亦大明子鑾進曰太白古風鳳飛九千仞
一首中云萬藥秘海岳采鉛清谿濱時登大樓山舉首望
仙真諸語亦實指茲山而言以既落風塵之後藥物卒不
可得所以泛清溪而登大樓非槩云仙人樓居意也惟山
高遠曠闊心境廓然故羽駕滅景飈車回輪當是登覽時
所作余曰然太白他日代內答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
浦又與周剛清溪宴別詩云溪當大樓南觀其言必指稱
非雄曠瑰奇不足當乃公意顧吾曹不躬親游歷亦不知
詩與大樓親切有味至此不可不記

游大樓山記下

嶧桐文集

卷之八

八

太白居秋浦游大樓在唐天寶中今寺碣云創自天祐則
後太白百數十年矣豈有山旣著稱無一藺若栖息者或
悟真之名乃天祐始與或不始自天祐而後之人失所考
與一泉出地發治頗古非近代物顧碑亦不載則山中往
跡湮沒必多可慨也予欲爲茲山存故實而今日之游頗
多歎息蓋自癸未來吾郡屢經大兵今茲春仲又值江上
旅興以故郡人久蕭索游屐寡少向所稱靈泉洞諸勝皆
荆榛沒逕蔓棘冒衣巾余輩如破天荒僅得措足則山固
以衰王殊矣見萬歷中寺僧瘞塔壯麗有礙于封君今僧
不知何往遇之亦無主客禮持糗糧莫爲炊抱襪被莫與

下榻則寺又以興廢異矣方上下磴道間遇老嫗持杖少婦襁兒乃附近居人避兵經繇者云乙酉間佛殿僧房盡假賃則登山之人亦欣戚縣判矣今振衣千仞余則得矣下視州土興慨如何是游也去從間道返遵中衢兩日殊塗目無宿物其道引先登俾去來有程寢興有所者二柯生也樂游好事惟恐後人遇險必涉不怖不倦者吳筵也所至考索證據古今而勝情一往輒先人百步外者子鑾也不佞城備茲行一更老而已昔太白登大樓咫尺峽川而不入意既得驪珠無問鱗爪余住峽中久之始得上一以諸子左右克濟吾事庶幾昔賢不笑人哉山有崩石事

嶧桐文集

卷之八

九

則別爲之記

大樓山崩石記

丁亥年四月五日大樓山大石崩逾年戊子余輩以游山返過其下鑾問居人指示崩石厥狀始詳當日晡時忽大聲如雷奮已殷殷轟轟不絕逾十刻蓋石循山展轉而下故有聲乃爾方其聲近山居民無論心愕咸舉體震撼三小兒正噉粥椀墮地破遂僵死久之始蘇牛逸于闌豕奔出圈摧裂震動之狀六七十歲老人云從未之有也已視之碩大石一不可以尋丈計約畧如數楹之屋小石從者百餘幸山此一渠限之躡而止不則碎人宅屋如泥矣農

家取石煨灰以糞其田所取財十之三已得灰蓋六百石其餘石固在計灰以石數可數千也形家謂此山正面府治名之朝山故老相傳或小殞石則郡官必有斥罷及死亾者茲崩石特異而事不徵豈其說亦有誣與或曰今撫軍建牙吾池而以鐫秩去彼貴臣也巨石之壞是其驗與或曰未也臺使非郡官也節彼巖石以象師尹詩人有具瞻之刺也今官邪甚于昔而崩石亦異于前夫害速見者小而禍遲發者大變不虛生事以類應願語鑿其書以俟之

峽川山木記

嶧桐文集

卷之八

十

山所從來不具述水口而外諸山亦不具述繇三十六峯入峽川是爲曹山峽川諸山斷自曹山始連亘爲西山又連而爲下西山西山之腹孕爲師山獅山之上爲球山下而水口爲隱莊山其左關拔起爲大樓山處兩關之中以實其虛而補其闕爲齋羅山左之漸內爲象鼻山又內與獅對爲洪家山一稱鳳山山趾連及爲松寮山曹與洪以姓名者也西以方名者也獅與球與象與鳳以形名者也隱莊大樓以古蹟齋羅以齊諧松寥以物色名者也山之屬十有一而獅爲之長獅體小于諸山願背土面石一身異狀長溪帶之柯氏聚族稱著姓焉徒以獅爾獅之名立

而曰球曰象曰鳳以類從之取彷彿云爾大樓之巖巖嵯峨曹西之龐厚雄杰冠絕他所而皆爲獅用以小主大以小役多山之說固如是矣有山則樹木從之峽之諸山無木諸山非不宜木也耕者鋤犁樵者斧斤故無木也獅獨有木非獅獨宜木也聚族者以爲廕耕者勿鋤犁樵者勿斧斤故獅獨有木也松杉櫻櫻梓柏冬青材木之屬不具載桃李棗栗櫻桃銀杏果木之屬不具載其最備異者三是名爲榆根不植土抱石以出與石俱化混同超忽莫之判合疏峭突兀其最奇古者二是名青檀數百年物臃腫詭譎有一中空半腹破裂內可容人橫臥直立輪囷凸凹

蟲不嚙折其最森茂者數十是名楓林大者合抱次圍幾尋參天蔽日夏午如陰老壽作朋物莫之侵霜不赭葉終歲綠沈此三者嘉樹奇木也吾池不多見然惟榆在獅石上檀植平地楓處隔溪而皆與獅切近與他山絕遠猶之諸山無樹木而獅獨有也諸山不知幾何年矣諸奇木久者數百年近亦百十餘年矣余客峽川始表而出之知山與木相賀以爲庶見知于後世也戊子春二月二十日記

印記

一人之身而用數十餘私印有是理哉今國家南渡皇帝新鑄傳國寶士大夫始知天子璽紱凡十有初卽位

造黃金符一投冶卽成天下咸以爲瑞後乃求王玉至按舊典造焉靡弗備士大夫官爵印信既繇朝廷頒給外得一二私印自記姓名足矣而綺言怪號長短方圓殊制多不勝狀實始自宋元而濫于今日余生平獲私印無慮數十家輒散亾及徙峽川益少猶存篆刻者八家曰青陽吳光錫曰青陽張大猷曰和州戴本孝曰同里吳筵曰山東韓璽曰同里李慤曰茂公失其名與里曰新安吳典諸家之篆與刻工拙何如余固莫辨也曰劉城大篆吳光錫刻光錫余嘗酬以二十二句曰我名退齡曰坐看雲起時並古文張大猷刻大猷余往爲題其印譜蓋嘗學六書于吳

光錫之兄寬生者曰謝髮鄭心小篆陰文戴本孝刻本孝字務旃戴敬夫子也鐫其旁曰臯羽晞髮集所南心史伯宗先生讀之悲其志遇如此命作是印本不敢辭曰鐫城曰城曰鐫城白事曰鐫城私印曰今字存宗曰更字存宗曰嶧桐曰明之遺民曰謝髮鄭心曰嶧陽孤桐曰宋有會孟明則存宗曰大明貴池鐫氏藏書曰鐫城鑑藏曰臣鐫城恭藏曰旡居並小篆城字最小用于扇上題畫謝髮鄭心因戴氏刻乃方者故引而長之與明之遺民嶧陽孤桐宋有會孟明則存宗同作引首余王父舉四子而孫惟城一人城孤兒矣故曰嶧陽孤桐而名其集嶧桐者十餘年

余城四世單傳子姓弱媿不死于崇順弘光奄忽苟活姑以存其宗于一日然終恐鬱鬱不能久待故更之曰存宗余城藏書不可不記每帙用大明鐳氏藏書于開卷其下則用鐳城鑑藏畫絹亦然凡御製類則印曰臣鐳城恭藏明吾志也事在甲申乙酉閒余城居郡市之試門今轉徙峽川僦一室上漏下濕土坳且不全無論屋壁戶牖故曰无居本曰无庵古無庵字卽閤字是也故從居山賓自作刻印歌贈存宗存宗傷之矣四方好我者新呼我曰存宗以此曰樂琴書以消憂韓璽刻璽東萊人官河南裨將今在池太總兵官幕下璽知吾以髮隱山中不求見余而以

此贈余爲作韓將軍篆刻歌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小篆李愨刻愨所自勒以示不忘者愨死其家以貽余曰問蕭樓文不古茂公刻樓吾所構也曰鐳城圖書鐘鼎文吳典刻典吳馱弟諸家惟張大猷李愨死餘皆存諸家惟吳光錫吳典刻近又失之餘在篋中諸家惟吳筵刻最多凡存者十五六筵與吾父子朝夕游有失輒復刻有剗輒復刻或紀歲月焉諸私印惟存宗稍規而圓其郭餘皆方者方而長者余攷古印無不紐故筵所刻並紐之紐以瓦不敢用龜也螭也鵠也韓璽刻亦瓦紐余隱者也諸私印無不石者世寢衰俗諛餽遺士大夫每借金章名用黃物以

賂言之醜也劉字本刃金刀而古作卯金刀誤矣許氏說文漢時著而國姓不見于書但有劉字劉字之文而俗刻劉字多謬鑿豈皆從鐫不從劉乎明王應電補入劉字抑因瀏劉諸文而省之乎余論字以說文爲本故筵刻諸私印並遵小篆劉從鐫城字用古文則自吳光錫始山川城郭古人之所不名而余之命名亦妄比先聖之于山矣烏能改諸私印惟問蕭樓十餘年不用餘所在而是童子名露布所謂黑崑崙者侍余作草久善用印而印爲之刺嗚呼城以不死之身垂文自見宜自藏書而外一切告罷盡毀諸私印歸其璞然吾將游名山計所至當畱私印巖谷

閒我卽死子孫亦爲我散所嘗游處則纍纍者尙存乎見少哉一夕夢老父持數紐授城曰此守印又授數紐曰此游印游與守何分邪守豈貯之几案者耶游豈挾以名山大川者耶城偶記之以戒世之爲私印者勿多多爲累且不適于用而城亦自是守其故不復更矣倘後有從書畫便面識城者有從巖谷憶城者未嘗不于私印見之而城亦如雲烟之過眼爲後世所悲歎奚特明天子璽紱千載下痛心疾首已哉使夫人而如城私印之多已不勝記又况有多于城者乎使夫人而如城記私印記之多卽汗牛矣烏乎可

解惑篇

夫子曰四十而不惑不惑者斷然之辭不惑者自然之效也下此雖及門高弟子第以辨惑請辨者有不辨者也有不辨而後辨之務力是故各隨其所蔽而有所可指蓋臨境治之亦已勤矣至蒙莊氏有大惑終身不解語夫惑何以解也意辨之在先矣解則爲已然之辭視辨爲差逸然惑至而解如庖丁之奏刀善然騞然不能外肯綮以遊刃也安得如所云不惑者空闊昭曠自無纖芥哉嘗思師與須在聖門雖年歲可考顧其問辨惑不知當幾何時要之皆

嶧相文集

卷之八

七

强盛之年非少小可知以聖人自敘不惑尙在四十則四十以前烏知不屹屹以辨又烏知不惑至而後解也閒卽莊語旁推之惑之在事境者無時不有惑與吾身相終始者也吾之解惑與否亦無時不見第使吾惑至而解則前乎所以致此者其辨可知後乎所以引類者其不可冀此之謂終身之學敢擬聖人以年計哉李生敬仲少事科舉有聲庠序閒今感愴改革耻事二姓遂棄諸生將以沮溺老此可謂不瞽眩于貧富不惑易于貴賤矣生抱經考古敦四始之義泝六書之文蕭然閉戶不苟惑世人至學積而美著吾敬畏之生遜謝曰此父母之教兄弟之所翼成

也愍何有焉蓋其孝友端恪多類此是生于天經地義忠
孝廉節之大端固甚明哲舉世之營營逐逐利可回而害
可疚者未有所惑溺其閒也生意其辨之有素與故事至
而應若迎刃解與抑亦當大閑臨大節而辨之又辨故不
至有回惑與抑人一身之內一日之閒洪纖畢應細大咸
投生固先立乎其大者其他感應果皆批卻導窾如土委
地與生今年正四十夫聖人之分勿敢僭也然不可不學
師與須姑舍是故以解惑之說相切磨言解則知辨在先
而不口惑可馴至惟聖人可以四十言學聖人者敢不終
身以之哉作解惑篇貽之

嶧桐叢集

卷之八

六

題跋

書十二諸侯年表

十二諸侯年表實敘十三而篇稱十二索隱曰賤口口不
數吳又霸在後故也愚意不然表起共和齊晉秦楚時皆
未霸也霸雖後無稱乎抑秦晉非口口乎其庸愈諸且既
已敘之矣目削而不數于義何居夫世家且首太伯矣如
之何以口論也竊意子長或始止敘十二故篇稱乃爾後
自增吳其世系起壽夢欲更加考系未詳故篇稱亦未及
訂耶或褚先生之徒求完備焉增入吳而篇目偶未竄易
邪如以傳寫者三訛爲二不應論斷亦復稱二史遷往矣

意不可知要以爲口之故削不數則必不然之說也

書秦楚之際月表後

往年子鑾讀史記至年表月表橫行格畫中亦務求明析而于秦楚之際月表頗有疑義以書問余余爲答之今書之亦便讀史者曉然也曰秦楚之際月表除秦以月紀矣趙魏齊之所謂一二三以至二十三十者如史記中之卷之一二三及漢書某帝紀之一二三某志某傳之上中下因上有秦月而此姑次第之以便省覽非有意義擊乎中也及義帝元以後則楚分爲四趙齊諸國皆剖析分王諸人矣其始分王者則復以一二次第之起而仍前之人

王者則以二十七接前二十六以二十接前十九以三十一接前三十故可推觀也惟漢則以二月三月接前正月尊漢故也且以與上格義帝之月相應至漢王十月羽滅義帝無十二矣而漢仍以月次至十二月又以正月起至五年之二月漢王始稱皇帝耳至諸國之所稱一二三者依然自爲次第亦不以漢之月論也惟中有漢之年月書于前而空格中又書年月後于漢者凡二如三年一月在楚項格中者已爲漢之四年正月而二年一月三年一月在韓王信格中者各後于漢一年此不易解豈楚韓不用漢朔耶何于此特見書也俟再思之

書循吏傳後

自馬班著書循吏創紀□□或來有竹馬之迎去則遺靴作愛偶爾一時好事翻爲千古禍尸考績當期則縉紳子弟日夜簞糞黃之句內召將及而腹胥屬吏要結創朱召之祠扳轅之費出之乃公橐中赴闕之資孤自正供額內至無官不豈弟召伯之樹多于蓬棘荊榛無地非畏壘文翁之堂倍于民居邑囊德政盈編太史含毫而不勝載豐碑塞路行人眩目而莫誰何然轉盼未幾賤惡可嗤遂有牧童耕豎斧木主爲樵薪亦或烈士酒徒投土偶于溷溺一解不如一解後人更哀後人不知遷載叔敖諸君固紀

暉桐文集

卷之八

六

吳公等輩眞僞何似始末何如也因覽二書聊綴以此

方密之九將題辭

余讀密之九將輒歎其才往追古情來絕今也夫密之生清華之族資鼎盛之年驚才宏覽含玉吐勒卽奚疑焉顧所爲九將者蓋有不得志于世者矣猶離憂也夫平也怨在宗戚也是故辭尙隱複義取譎詭不忍巷伯之斥言蘇公之顯絕已爾密之所爲不得志者奚在其以是將之乎余欲推斯志也余讀九將纏綿往復情理無極意將探取傳妙節畧識之如昔人所稱拾其香艸者卒棣棣無所庸吾取舍矣因思之誰爲文選乎九歌擇其六九辨掇其

五九章取一焉使讀九將又奚以云也

釋正古所藏詩畫尺牘卷

昔昌黎抗表佛骨而至潮乃與大顛游朝士多疑之韓辯之孟尚書以自解然所傳與顛三書則宋自永叔晦翁而外皆以爲非出韓手是其徒僞爲之論甚覈要以大顛爲彼法中龍象聰明洞達而退之之與往來所謂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佛田利益也則書之有無真贗何足爲昌黎損益而紛紛不已哉今正古上人與吾郡司李李長度知交久游處略同嘗爲作小畫及贈答之什赫蹏十數皆出手筆正古裝潢成冊挾以東下余得見之因論曰先生澗宿禪悅素少所可而獨敬愛正古正古可知也余又讀正古詩清真渾朴疎落自如視惠休綺豔若不屑爲者斯所得于甚淡微義豈苟然乎後之考古者得是卷而藏之墨蹟如日烏得以僞託疑正古哉余書其首以示來世也

書蔣一个落卷後

吾友蔣一个臣自比管樂有年矣近者天子下明詔推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人將以畀任職事利濟元元識者咸舉手一个曰是以天下爲己任者也微斯人無足當上旨遂以其姓名聞徵檄再至矣顧逡巡不出退就儕伍試京兆所余觀一个意以爲凡吾之出以康王國惠斯民也

今科目處極重之勢諸生無易世之資斯豈所云用我乎
俳偶之言童而習之若弄丸矣倘猶以此進而爲吾所得
爲天下之治可幾也云爾乃榜發復不售都堂闕然有失
士之諫主者爲動色搜其落卷歎息移時無及矣余乃正
告一个曰子其亟出矣哉夫糊名射策之得人不如言揚
行舉也審矣彼相倖于不可知而此相觀以其素也以子
之才數試而數不中有司之尺度以知人之難一舉而遂
得吾子應明詔亦大可見矣子忍當世之憔悴而姑待不
可知之遇以有爲于仁與智何居而以曲江選勝爲工以
杜陵獻賦爲拙非素所樹立然矣夫資格所以待庸人不
可以待非常之士艱難可以困小才而不足以滯通儒以
子之不制科也而謂無以相處或遂投之險阻有意妬成
亦曾見騏驥困步于峻阪鉗且大丙回策于崎途也哉夫
子之所以對執事者條貫天人指畫□□統紀摩遺機宜
具見是先資之言也出而圖之毋濡滯矣蓋余旣爲勸駕
如此遂次其語書于落卷之左方

鄭孚尹送用章宗侯序題後

吾觀鄭子孚尹之序悱惻纏綿文亦已工矣鄭子固工文
其獨至是者宗侯用章之義有以發之也夫少康之事遠
矣更始世祖亦後世得失之林也婦人衣而爛羊吏沉酒

貧黷日樂其所以亾者欲不爲建武敲得乎試觀狗河北者相從之士如躡冰啜麥輩茹荼飲痛何如也宗侯宣諭之請不愛毛髮身任艱危義始類此此已觸鄭子之胸矣鄭子于三月十九日事爲泣血詩聲泣噴薄宜其于此文益以工爾戴子敬夫書鄭子序後拳拳人心地勢兩者而所謂地勢以江南之習汨權嗜利猿詐爲劣嗟乎此鄭子序前之意句外之憂也夫因書紙尾著之

姚孝子傳題後

余讀姚孝子兆汝傳悲焉兆汝旣渡江就鑿白門矣聞賊信願返日以親在故也若是則兆汝之死必矣死猶負其母不解生敢以旣渡江爲之辭乎吾聞和之陷男女死者殆二十萬其趨歸就父母死則姚兆汝而已余故直稱之孝子云兆汝之弟旣涕泣道其兄事又言傳中高子卿孝母狀頗類此以身蔽母中數創飲箭斃卒以其母免友人戴敬夫亦云然余將別爲之傳

謝榜全畫聽松圖題後

嗟乎此吾友吳次尾所藏卷也往南都朱元介宗伯妮古特甚所收周漢以下器物爲一時最次尾寓南中蓋得其一二而此卷爲嘉靖中筆渠家或不以爲上駟也其實蒼潤疏秀逼似元人墨瀋所漬神韻渙發養和鍊師吾不知

何人而榜全名手真無疑矣次尾既死義釐孤岌岌子鑿拉吾姻柯孟璧往經紀其家吾乃以贈柯焉嗟乎今日何得撫石捫松欠伸偃仰豈非薊子訓費長房一流人雖然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是次尾之志也如以呼吸導引之說進顏常山張睢陽豈有當哉覽卷太息因爲題此其善藏之

書吳草廬題李赤傳後

澄之譏宗元似矣奇渥温之廷非大厠溷與子收父妾臣娶主妃帝師偶尊而儒次在民巧之閒此非鈞天清都也澄委身焉揚揚司成之堂欲以行孔孟之道非以廁鬼爲嶧桐文集 卷之八 三

書吳草廬帝師殿碑後

草廬儒者而集中宮觀之文累數十至爲帝師殿碑二惜哉文有云聖心眷注俾嘉隆于文廟其以是揚主善乎抑益醜之也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秕政詖辭千古流穢而載筆助瀾焉視字术魯紳請各不爲禮者辱甚矣雖然其主以爲師其臣焉往草廬元大夫欲不爲帝師碑得乎哉

監本三國志書後

魏吳國號也蜀地名非國號也昭烈稱漢被以蜀名何也

志三國矣奪一國之號而獨以地志壽謬鑿至是哉壽固
蜀產卽云蜀缺史官而家世見聞近在耳目褒輯易矣志
顧畧甚嫌相亮父子而及其主又固陋其故都焉壽豈復
人理哉然則父喪近婢豈真有疾丸藥母死不歸葬未必
母治命也推壽之爲書吾直薄其人焉爾志頗寂寥賴襄
注翼之該洽雋勝奕奕動人遂得不廢不則難以肩次諸
史矣此爲南監本萬曆中祭酒馮公夢禎刻每卷末公輒
署已較正月日晨夜皆具前輩風流猶可想見後此大司
成皆讀書如公否也

嶧桐文集卷之八終

嶧桐文集

卷之八

三

鳳督

卷之八

三

三

三

三

史矣此爲南監本萬曆中祭酒馮公夢禎刻每卷末公輒
署已較正月日晨夜皆具前輩風流猶可想見後此大司
成皆讀書如公否也

嶧桐文集卷之九

三韓李燦君章定

貴池劉城伯宗著

題跋

讀王度古鏡記偶書

此記蹟雖靈奇文實質直其非僞妄明矣而或者疑之夫物有其至精精足以相伏神理之制豈不如禽鳥之氣與以其爲子虛也吾獨有深疑者度謂鏡與日合日蝕則光闇日復卽輝揚是故妖無不照照無不窮迺今觀青天白日之下魑魅舞伎罔兩眩人千妖萬恠紛陳競進彼惑不

嶧桐文集

卷之九

一

畏日日亦闕然若不燭之何哉安在日與鏡同功也然吾又有以解之曰鏡雖與日合德鏡已離大而就小含氣而用質是其去日遠矣夫妖無不照照無不窮者鏡之精也有照不用用照不褻者日之大也彼紛陳競進者豈可肆然謂日不如鏡乎哉吾書之以實鏡記亦以爲日解焉

讀李空同太康縣安民瑩碑偶書

古之葬者其子孫以昭穆祔無內凌無外擯禮也義也後世惑於形家術厥賊有三曰侈曰犯曰專侈曰何望奢也以爲吾祖之壤可矣未也富矣未大富也貴矣未大貴也舍其舊而新是圖子不以依父孫不以陪祖可祔勿祔棄

遠其先一也犯者何亂次也以爲惟祖父之某兆吉下焉
弗如也遠焉又弗如也穆侵其昭昭侵其昭穆又侵其穆
瀆鬼之序干人之紀而冒爲之二也專者何厲錮也以爲
某祖之壤於吾吉分之他則我不獨有也某祖之吉壤於
吾子孫福分之他子孫則福我子孫不厚也應昭者不得
昭應穆者不許穆擠同氣於秦越排一本爲仇讐三也近
代以來三賊橫兆域搢紳尤甚賢者不免痛哉吾觀安氏
塋地葬者五世蓋二十四竈矣自一世而下爲左爲右爲
左前爲右前又稍前秩秩如也安氏可謂秉禮而敦義矣
歷世永昌不亦宜乎吾又觀葬一世至三世始有貴而知
州者四世有貴而推官者五世有貴而進士知縣者他者
壽文學纍纍不一產此二十四竈左右前後中卽又安知
富貴福澤所在也空同詳之可以觀矣以此爲教後世猶
有枯祖之肉腐父之髑以爭福而不葬者

書空同爲人墓志中詩語

李爲人作傳志無全載詩文者獨鮑梅山賈道成二志各
載二詩鮑賈人也其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
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攜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
論賓主席上爲我開須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廻
夢時卽無言杜與山谷空同之學杜者孰左右哉賈城偶

共泛詩曰波水澄澹澹浩浩樓臺蹠踏林石晶窈霜露
載零徑蘭凋槁偉彼松筠哀此眾草人生幾何榮名是寶
還邑詩曰郊原曠以修零霜一何淒饑鴉噪枯桑故城委
蒿藜黃鵠輕四海游子乃念歸懷瞻顧里閭怛焉傷路岐
前一章祖述蘭亭集後一章何啻陶阮風規也弘治正德
中風雅道盛其不以詩名者且若此矣賈又言月非九月
光非日映又云聖人觀象而擊辭三極胡獨不言象耶皆
有精義翔見志但稱其學易嗜吟而不云有著集又無子
絕悲夫因特表出之

題李空同刻陶詩序

嶧桐文集

卷之九

三

李之言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大羹之味豈羣口所嚙
哉云云李言至矣使見今日評注之外益以圈點李何如
痛哭長太息也或曰始作劉辰翁也濫觴李贄也然劉以
讚他而贄惟譽已劉時一點綴而贄盈溢淋漓矣

題子鑾文丞相東流詩記後

文丞相之東流信矣得山谷及此始東流爲一證又得公
風雨秋一葉數語爲一證故曰東流之爲東流非傳會也
故曰信乎丞相之三致意池州也 余猶記一事崇禎癸
未春楚帥左良玉率師東下所過成墟駐吾池郭外五十
日以兵備光山程公世昌苦心調御力挽之始有旋師意

然畏李賊甚不敢返楚語程公曰吾當暫駐東流以待公笑語之曰大將軍功名事業如何付之東流東流豈可駐哉左聞言色變遂決計渡皖去蓋公以東流屬邑恐其貽害故以恢語沮之卒中左忌如所謂黃石磯者乃竟北渡而池民以蘇公談言微中每如此此亦東流一佳話而吾池人不悉聞故識之

題子鑾相公墩讀書記後

正嘉閒李公昭曠樓今已無指及者書院亦無復稱說者則遠之宋代范文正之蹟黃太尉之冢其湮沒不傳又無足怪因其漫滅而遂謂無有豈可哉後之考古者但當恨故實之無徵不可悍然謂郭公夏五皆亾是公也

嶧桐文集

卷之九

四

題子鑾六泉口記後

開平勇畧肩次中山乃中山兩公竝建奕世無虧而常則國統再絕僅以侯傳論者謂常好殺使然夫常之殺降事不他見實止見於九華一役至使高皇有吾不壹將之過之語則徐常德器之分與天人食報之異蓋決於六泉口之曰矣夫稱兩公功者不數六泉口孰知六泉口之繫兩公差別固如此哉

題子鑾金燈巖記後

公過金沙有題壁東松寺有題壁祁陽大營有題壁新淦

蕭寺有題壁知公雖奔命戎馬而山水之間未嘗不流連
在念也觀齊山二詩則過金燈巖必觸目觸目必刺心鑿
去金字事豈無有哉公後改諡忠武今率稱武穆者淳熙
初諡也販傭婦孺千古一辭故粹不能易云

題子鑾常將軍廟記後

開平自靖難革除夷于皂隸至弘治中繼六王後始偕襲
指揮使嘉靖中始爵爲侯然于鄂國之舊封替矣真不如
西谿數椽薦蘋藻而勤報賽固久久無斁也余往拜鷄籠
功臣廟幾有臥龍無首之慨今應鞠爲茂艸矣聞沐府東
西門與常府街都爲口人飲馬所嗚呼西谿野廟尙稱一
嶧桐文集

卷之九

五

片乾淨地哉

題子鑾華岳里宅記後

楊升庵集載華子西諫書及其事直云傅伯成去後華遂
庾死獄中不復言登第杖死楊一時趁筆疎脫乃爾乃陳
晦伯胡元瑞培擊升庵毛舉深文靡所不至而獨漏此則
陳胡于宋史亦不詳讀故也弇州謂楊疎于正史陳胡又
曷嘗熟正史哉

題吳山賓說文序表跋後

凡夫于字學深矣然亦有大用已見者余心所未安卽此
序不獨攷系聯所尤于義未勝如同屬牽條漢人語意亦

自雋永不必改作同條牽屬也至于成書在前御名在後者後人臨刻一例追諱如唐刻十三經則淵世民等字皆闕老泉管仲論云管仲相威公改桓爲威南宋人爲淵聖諱也老泉何遽爾而至今刻本不復刊正此類甚眾皆無可疑吾獨嘉山賓究心篆籀酣熟許氏而能正凡夫得失也卽此跋見之矣

題吳山賓跋真山民詩後

山賓跋山民詩而追嘆西山改姓以爲後有非之者此不足異夫文山遭旣出祖母變小人亦借以行訾况西山崔山當時且有僞君子真小人之語哉讀此爲之增慨

嶧桐文集

卷之九

六

題山賓讀穆天子傳詩後

嘗細讀此傳其氣體手筆全不類漢人定爲先秦之文事不可詳而文則古甚矣余偶然涉筆別有寄託不謂同心之言更得此十二章也淵明讀山海經詩妙在能說己意余與山賓讀此傳亦是以他人酒杯澆塊磊耳詩之駘蕩雋永固自五言長城也

書舅蛾刻樂府變後

崇禎己庚間余作樂府數十首將入都過維揚友人萬茂先游適至覽之袖焉三日持還余曰後勿以示人會當有讀者指其口相戒曰守此如餅耳旣上燕臺不能不爲人

見一日梁公狄來熟誦之無遺曰斯指某斯指某何如余不應公狄笑曰或人習其讀而不知不如我解語也則幸甚余竦然悔之今一二屬詞以俟後世采而男蛾必欲持去男蛾不謂非好我其愛我不如萬梁矣夫臯羽自哭何與人事而記語隱譎詭文山爲唐宰相託友人以甲乙斯固已異矣至所南一書以錫鍍層函之更沉井底其謹嚴闕惜何如哉痛之深守之固又不獨銘磨兜堅意也吾戲語男蛾當作中郎論衡觀所謂吾與子共之勿更語人可矣

雜著

嶧桐文集

卷之九

七

擬東方朔責和氏璧辭一

古今同哀和事而朔直責之憤矣朔嘗以伏日不待詔割肉去帝使自責朔再拜云云余倣厥體推言之不祇責和而責璧憤益甚故爲辭二篇

和來和來女號言璧而不知人之不知璧一何愚也不量其識而強持前使彼輕詆爲石以形見其盲瞽一何忍也璧碎不祥爲國上瑞宜詔君王齋菽設九賓而廷跪受乃不忍積藏一再往沾致茲詘辱又何無禮也薦賢不得士當被顯罰薦璞不得玉何遽爲僂汝不善賈使楚以璧故連則女世負賤人責璧之聲于諸侯又何不忠也和女不

自責顧怨別女者耶

擬責和氏璧辭二

做褒責髡奴頭責子羽而爲辭至吾命義度朔所同也
璧前來聽吾責女稟清潔之姿蘊粹精之德薦馨天神降
福人國其出也有爲其沒匪無說今明聖遐徂戰殺紛拏
旣非急享帝禋宗黃琮蒼璧又無需輯瑞班玉子穀男蒲
珪璋埋滅琬琰泥塗卽宋有結綠梁有縣犁莫不辱在婦
女碎傳簪觴道高者引避價重者愧茲女踴躍冒昧思見
此世如麟來魯哀之年龍參夏后之季制氏亾玉人逝知
我者稀宜哉出非其時女責奚辭吾聞鄭人稱璞玉之未

嶧桐文集

卷之九

八

理周人稱璞死鼠未腊夫鼠玉相萬稱豈等級良以周鄭
多方俗尙異嗜也使女擇居入魏則己一見千金食上大
夫之饋或自致秦廷亦償城十五群呼萬歲謹聲而托茲
侏儻下邑藍縷後裔睢于儅父曷覩瓌姿自共王戰晉呂
錡創深四海之內盲目盲心狺狺獍獍往者白珩倖而一
遇埋璧卜君史氏誣諛女懷此都如資章甫以適越奏鐘
鼓于爰居國無人莫我知嗟誰吁哉產非其地當責者二
且女誠欲自衛楚官揚聲雲蒙也則何不入子蘭上官之
手投鄭袖靳尙之胸其人寵薄青旻權移序谷吹噓生風
雲咳唾成珠玉不然亦借徑陳軫之口轉輸張儀之舌其

人唇鼓雌黃辯易黑白瓦礫可使爲球璆玄圃惟此爲不
夜數子誠爲之游談兩主不復生惶惑矣廼今委身野岷
寄命單子無葭莩之親左右之容先于王之醉飽寢興而
又質直椎訥恥學從橫一斥爲石羞復抗陳使占人得關
其說闇主再淫其刑嗟乎哉如樂克薦孟軻于魯平景伯
直仲繇于季氏聽移說詘勢必不企滅趾貞凶痛此罪豎
主非其人女責曷任然且寶不肯竟闕光不使終沉發人
涕淚動人酸辛始懷平之顛倒終荆王之歡忻陵陽旣拜
白虹氣伸覩神質之灼灼笑昔人之汶汶形彼愚瞽成女
令名知淮陰旣侯亭長之妻非哲曲逆在漢見魏咎之聽
嗚桐文集

卷之九

九

不明吹責女癡女又何堪今蕭蒿適用奚必蘭茝小璣足
利焉事莫難珉磷砒硃易致而值廉烏待崑崙之上閭風
之側量采委然必世歷三主人斷兩足泣盡以血然後受
福則和亦何辜有女璧哉女亟抵淵還返其璞

萬家姓

焦氏國史經籍志載古今譜系諸書帝系凡二十種皇族
戚里二十三種總譜凡五十種韻譜九種郡譜十二種家
譜七十六種書多不概見中有集其成者則凌氏萬姓統
譜尤著若楊用脩希姓畧王元美姓說王氏續文獻氏族
考雖不在此例而散見諸書姓氏之源流亦已備矣惟里

俗所傳百家姓或疑爲趙宋人所編又千家姓有二種不詳作者皆不與焦氏錄爲其近謬也千家姓內府板行之百家姓窮鄉下邑農工之子始入學皆習之考其所出其韻譜之流乎楚李靖孩編次萬家姓一卷合眾姓複姓紀之以韻又集諸方口姓附焉而質之於余余曰族姓之道先儒詳哉言之矣余何能益然嘗稽之古有二疑而畧觀近今可爲太息者五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僅十有四世遠人微此孰考之而知彼十有一人者之沒世不名乎且由帝王世系圖推之天下之人自口口而外鮮不出于黃帝則黃帝之氏民皆一家可也或謂五帝之民無姓貴而爲官者始有姓此誠是矣乃釋尙書以徵之曰百姓之平章所以異于黎民之於變夫百姓黎民猶言天下國家爾孰文辭以伸已說此一疑也姓有字有音有望有氏望與氏固一定之稱字與音非意起之事古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漢興遂有吹律定姓者理雖精微近于術數此又一疑也吾足跡未嘗遍天下而聞見多可風刺者惟強族爲甚夫黃炎之裔降爲皂隸猷猷之子或至王公時勢使然曷足怪焉世傳山東尙昏姻江左尙人物關中尙冠冕代北尙貴戚此亦習俗所致也吾江上邑巖而風鄙凡一姓中有二三成進士去者雖其倡優下賤與人言

輒曰我某家其子弟或多青衿則武斷鄉曲雖有奸如山
有司弗敢犯單門之士修行砥名必羣嫉之要之所謂二
三成進士去者比諸他方若九牛一毛耳又多碌碌貪鄙
曷足數哉此可爲太息者一天下姓望莫夥于張李劉王
劉二十四王二十二張二十四李十一然古未嘗以異望
而昏今江以北一邑之中往往有同氏而昏者至瀆禮也
至無別也可爲太息者二古人非分封受賜懼患避嫌不
敢易姓今吳越之間士競名而詭試父子不同姓矣兄弟
不共籍矣近者異縣邑遠者各省會矣又或冒輿臺爲假
父求以進身恬不爲怪幸而宦成則一二題復不則終身

焉已耳可爲太息者三新安地饒而俗諂慕勢而藉人其
富商大賈時伺同姓而新貴者厚其贈遺強爲一家貴人
利其有不遠千里來焉拜異域之鬼識假合之親屠沽可
與爲諸父先寢易之以新顏于是江淮吳越巍科高第之
士幾似半出其家豈不盛哉貪頑無恥至此已極可爲太
息者四當世名門莫不有譜系所以別嫌統同敦治修睦
也參以疑僞則誣先世而亂人倫矣往見新安老生掇取
古今姓族謬以己意附會成帙以藥物染紙又故作毀裂
狀詫爲數百年物稱曰譜頭市鬻獲利無識之人樂其遙
古寵榮可眩取之冠譜又有家世賤微多出金幣求附于

大姓甘爲人孫子行如崇韜之哭子儀者比比傷風敗俗
職此之由可爲太息者五夫吾之所疑于古可以異日考
其是非吾所慨于今者則不能一朝居也願留心世道之
人起而釐正之靖孩名學沆施州衛人起家明經丞貴池
好讀書能詩

張猷印譜

士大夫之有私印非古也世所存圖譜遺章吾姑未辯其
疑似卽秦漢所傳皇帝璽符而外不過官爵焉已耳其後
姓氏名號並載矣上自貴公卿下逮巫祝工賈醫卜一藝
之流或至婦人孺子莫不爲私印其故有三交游汎濫簡

暉桐文集

卷之九

三

札雜而多端一也好事者署其所作詞章餘觀標勝二也
假僞名字并其私識而竊之三也賢者章其命名不肖者
因以成其奸宄而工厥事者又類非學問之徒承譌襲謬
或點畫偏傍毫釐有辯者都不復考輒割裂湊綴聊取形
似以應俗求若此者曷可勝嘆乎九華張猷少從吳寬生
施下之游通古文篆籀之學下之故者儒寬生則余叵友
也張子貧甚讀書無聊賴偶刻小印自娛而求者益眾于
是薄游京邑設肆下簾賣腕力自食余觀張子所刻必宗
匠六書不爲苟可伏習疑神又所輯畧例論斷硜硜雖嚮
者吾楊之徒何以加焉夫張子非有昆吾之刀藍田之玉

岫樓石鼓之文覆斗碎邪之製也而良工苦心因物以寓
如此余早歲碌碌無能建樹邊陲取黃金如斗大卽尋嘗
纍纍者余亦無從繫焉竊自悲嘆張子適爲余刻小印成
古勁可寶又以其譜請序于余余第以張子之私印傳姓
名于世乎哉

雜說

北郭之虎

池郡北郭農任氏者畜耕牛一所謂水牯也夏夜有虎入
闌攫牛牛雄健抵觸不受制終夜咆哮任氏知之怖匿不
敢往助牛然相持久虎卒不勝質明虎更襲任中堂蹲踞
倚臥相羊不去任乃號眾持械群搦之虎悅愉欲突出不
得遂死觀者曰使虎見牛之健鬪知不爲己有也早舍之
去豈不生全身逸哉逐物之可欲而不審己之不能制力
衰于貪得志昏于力疲遂以殞死悲夫

峽川之犬

峽川人家多畜犬群相舐骨相牙無異也中有素馴擾者
一日復嚙一貓折脇死人叱之走而遇貓復嚙之斷喉群
逐之遇數鷄又嚙焉已遇其類之熟狎者亦張吻向之不
置眾乃恐謀曰是狂狹也矣懼小兒之不及避且將及吾
儕然不敢近以鳥銃擊之靡爛死主人曰是嗷嗷者司昏

夜頗謹然人之遇之恩亦摯矣使安常分而老死疾病死或以職死豈不有帷蓋之賜哉無故而隳嚙不擇物則人將懼焉不得不先發以制之肢體狼藉卒膏鼎鑊惜哉

梁上之鼠

余所寓屋多鼠夜翻盤盞矢汗卷白晝從枅櫨下衝入走鷺鷥萬狀不可耐余乃買一猫至之夕鼠不知也正從橫閒遇之攫一焉羣驚去一夜技復作猫乃往禽之連斃其三鼠從此竄伏梁上穴絕跡不下若聚族相戒者殆不敢喘無論晝出矣油盃盤殮巾箱書篋露置不閉然猫自是亦忘焉日夜陷粥臥無踪跡奮禽之意而鼠得全其軀命

澤村文集

卷之九

十四

其族屬陰繁而不邁禍患童子曰鼠非悔過乃避禍也然知避卽孽不作矣惴惴小心命遂以長世之怙終不悛卒與禍會者奚智不鼠若也

劉子曰昔子厚聞客談麋驢鼠作三戒茲之虎鼠犬三事余目見也然爲戒者二可師者一嗟呼至語人以虎可戒而鼠足師豈得已乎苟不寤焉虎與狗同斃矣可不畏與

詛鷄文

世稱鷄有五德余山居多暇乃稔厥狀歎其不然如主人先有畜鷄矣久之復一鷄進則先畜者鼓翼張喙啄虐後來欲死人罍罍之不解明日復一鷄進則昧受啄者己更

啄後來如之方其鬪狠惟力是視強必凌弱多乃暴寡破
冠胡摧羽距流血被體畧不閃卹又群鷄一雄則遍黜諸
雌日以爲常絕無比翼交頸意不幸而兩雄則終日鬪爭
勿已乃雄意未已又時入他人舍誘導就已致鄰家常失
伏雌顧雄或被烹就縛去不見諸雌亦相羊自若無哀
鳴不平改其恆度者主家貧無所飼則蟲蠶之奉甘于八
珍脫稍給稻米卽不顧微蟲更灑熟飯卽舍去舂米其意
欲奢廣食進背初類如此然主婦方陳刀俎沸釜湯睨視
若曹將鬻分肌割加諸登豆之上而彼且競殘粒于除前
爭半菽于他吻不置豈不太愚也哉夫強已虐物不仁也

濫接諸雌生聚死捐不義也先者距後不修主客分無禮
也方就死爭食不休非智也貪進背初不信也推原大惡
歸于一妬觀其排斥方來專已是固獨攬司晨之勢深忌
分粒之群我思古今人多類是者乃爲文以詛之曰
維皇造之埴物兮繫翰音之無良將擅家而獨利兮羌媚
嫉乎同行偶埒栖之先託兮遂力排踵至者之方將惡彼
美之見軋兮羌罩技以深戕昔鄭袖狹兮新人劓袁妾謀
兮國色縊幃長隔兮技遠刃往襲兮車悸妬津泐泐兮靚
妝臨渡者見懟狂婦瘳獬兮遙望接手者立恚思專房而
翹寵兮誠入宮之見忌抑蔽賢而擅爵兮同立朝之刻伎

子蘭當路兮靈均勿庸絳灌蚤貴兮賈誼不逢龐先用兮
同學者別都妒能兮蜚弧者顛凶平津忍兮淮陽去偃月
闕兮曲江窮據穹位兮家物籠厚精兮已獨前堂鐘鼓兮
後房粉黛綺縠田請城南兮園斂沁水而不足求奢欲侈
無窮已兮昨悴今榮忘本始兮牢寵權權殆不止兮人怨
鬼責禍是邇兮亦奚異乎餘粒未啄刀砧擬兮群雌徜徉
鼎釜滓兮骨飽遺蟲雪渠恥兮復一鷄進孰拒彼兮吁嗟
乎桃都唱曉重明喜兮彤日升碓中興起兮爾豈無師喪
厥美兮聽我詛辭毋充耳兮

募建痘神廟冊

嶧桐文集

卷之九

七

余素不信穢祥神怪之說獨于小兒痘患不能不然疑其
間也或曰痘蓋胎毒云夫愛毒于胎固人人殊也而同發
一時則何與或曰必緣外感以舉云若是則病也而時乃
比屋皆安時或連房天去夫人不各有感傷輕重祿命修
短醫藥良拙邪抑又何與于是智愚咸惑男婦齊聲以爲
是有神焉矣夫神怪之說之不必存者以子虛假設姑妄
言耳卽實有之亦世不多見伯有實沉一二固不足以槩
萬千也若夫事在耳目之前效徵房闈之內父母清心以
目擊童幼忘機而口陳往往皆然如今世所奉聖母者則
危乎其神人接幽明通矣又妄得不禱祀而求哉同里李

天效家世禮法一切吉凶不假巫覡固吾郡所僅也而忽得異夢者再後其家痘患果如之詳見所著廣慈引中嗟乎自天效言之豈不益重吾黨之敬信與余猶記往歲辛酉余兩男一女皆痘時方試南都歸則已安好如平時內子爲言夢中得神祐狀甚悉余姑領之蓋余從未之見也舊年幼女遭患始亦目覩此女秀慧足憐竟殤于痘余內子乃又言夢不吉與前辛酉異而余所見亦有一二怪徵爲有鬼神無疑者此卽所稱數夢見神而痘疹蔓延吉不敵凶之歲也余讀廣慈引感念亡女因相懇懇曰此募甚善第持此以往人之投金錢施簪珥者爭相屬耳然余有

弘願焉廟成之日余稽首神前曰今天下多事戶口漸耗折矣丁男力作不足供征戰轉輸女子紡績猶之乎亾杵軸也使童稚得壯壯者得老則太平有象矣且夫諸君吾子不夭其生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及鋒而用之豈非國家之才而單門薄祚僻邑窮鄉亦得以長其子孫大彼聚落蕃衍克溢無悲愁哭泣之聲無天札瘥厲之患斯非上帝之至仁而維神之顯相哉神聰明慈聖育物好生知不靳以祈上帝而隲下民也若夫織毫區豆之助所謂豚蹄孟酒而祝滿篝滿車獲償奢矣其又奚怯焉

晉伯宗爲三卻所譖蓋以好直言及于難也漢劉伯宗爲朱穆所絕交詩比之以北山之鴟也是兩伯宗也余性慳口呐不翹訐人過然亦不能含垢匿怨子瞻所云欲茹則逆于心故卒吐之余蓋未知周身之防之所在也若夫少年結客肝膽爭投我不負人人嘗負我逝梁不入實繁有徒廣論絕交孝標自著然鴟鳳同類猶苦相勦不置也是又一伯宗也自陳廢帝而下名伯宗者不知其幾何人自老子而下字伯宗者不知其幾何人伯宗側其間眇如矣然名字不嫌同顧亦適有不得異者宋孝宗之名伯琮改

爲眷與諸宗室之同名伯琮及名伯侗者無論矣從微君自說五伯宗而外其見之史傳者高辛氏之後有伯宗氏也漢王龔引進黃憲陳蕃等相爲友耿恭節義過于蘇武故鄭眾鮑昱稱之夏勤爲樊條弟子令京宛有理能名揚敷爲赤泉定侯西涼裴黎爲游擊將軍崔剖謚元贈涼州刺史武陵公元李之紹號果齋以待講同修國史夫如龔如恭如勤如敷如黎如剖如紹此皆字伯宗者也而漢人取義爲勝本朝吳伯宗名祐亦以字行後魏員外郎元伯宗鑒子也與和子顯競求承襲宋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撰述至齊已不徒職

遂不入仕宋卜天與拒賊劾之戰以死子伯宗正員將
軍幢主亦擊南賊於赭圻陣歿何媿於父阮佃夫密與
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技尉朱幼千天寶謀廢帝立安
成王天寶洩之帝帝收伯宗輩賜死蓋幾事不密害成
矣薛伯宗善禁氣治病醫以著唐書甘伯宗撰名醫傳
七卷卽伯宗可知宋宗室伯宗李伯宗字會之建言朝
廷行方田均稅之法與王黼不相能以罷固得正終元
殷伯宗年十九卽從平江南著陷陣功其勇畧過人本
朝趙伯宗儒士也太祖怒李文忠取妓留宿召而罪之
以中官言得解回嚴州鎮伯宗等說文忠曰再召不得
回矣乃使伯宗等密通好於杭州張四平章謀約降會
上復召文志粹至上大喜撫之甚切文忠尤曰幾負上
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伯宗輩於大浪灘使潑
舍醉而縛投於水伯宗自以說致死矣他如洪武間之
祝伯宗正統間之朱伯宗是以伯宗名者而不能伯
宗名字止於此也徵君於古今諸伯宗其自視何等乎
劉乘民之於宋宗室世系不知何若其據臨濟起義也
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北海因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沈
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
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乎弟速去無

爲兩亾乃見殺是又一劉宗伯矣不寧惟漢有矣不得
異亦不嫌于同也不嫌同胡於今日更之是亟焉嗟夫
徵君固寓意於嶧桐者夫惡得不存宗也哉乙酉九月
余旣作刻存宗字印歌復書此以就正徵君曰詎惟伯
宗天順成化之間已有劉城爲名中丞者矣劉字廷高
鄱陽人同里後學吳非跋

鮑士法字說

鮑生可大文祥母吾姑出也文祥子士法以其名來請字
余謂法有二義我于此立制人亦來取則是也按法古作
灋傍從水者取水之平平斯法也從廌從去者廌蓋神獸

嶧桐文集 卷之九

字

觸不直者觸去不直斯法也夫人一身之內日用倫常之
間發言舉事接物應感毫釐舛錯斯失平矣邪曲萌生斯
失直矣平直以乖尤悔集矣媒慝召侮承羞是懼我何以
立法而物何所法我哉故欲爲可法先去其不法者後世
字學不明省廌不用以趨苟簡則觸去不直之意隱而無
以起悟故用廌所以去不法去不法所以爲可法也請字
士法曰維廌夫人心亦有廌焉非一角之謂也觀畫觸意
目擊道存廉隅節度立而始可名士士始可爲法于天下
矣

汪漢字序

汪漢字序 汪漢字序 汪漢字序 汪漢字序 汪漢字序

前三代夏商周是也後三代漢唐宋是也前三代皆以聖人開天成務而惟周爲仁深而曆永後三代皆以英主撥亂致治而惟漢爲近古而功高蓋自秦起西戎雜口口之性挾詐任力劫取天下舉古聖王詩書禮樂紀綱法度之盛掃棄無餘務一出于急速苟且貪婪酷忍之猥術民生惏然無所聊賴而漢亟起而救之脫湯火之厄拾煨燼之餘申孝弟重農田敦尙經術整齊邊徼雖封建井田未能遽復而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燦然明備于世者皆漢力也推西京之治以刻暴秦繼有周旗千古矣唯然故雖中遭賊莽閏同嬴政而建武重興雒陽再造衣冠禮誼歷久不渝非天厚漢漢則有以自食其福也自漢迄今千百歲矣萬方一辭稱曰漢人夫唐宋之人於漢何有哉蓋不例以唐宋遞興遞祧之號而以夏商周後終天地不毀絕者相稱述也人心戴漢有如此非漢之不亾漢所存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不亾漢也夫周之東也詩人思之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曰誰將西歸遺之好音當時姬姓未改而王澤欲竭人之致思已如此又况今日之于漢能無慨想歎息乎哉吾家世命名取五行相生意吾孫行次宜從水今皆以漢字命之爲輩文子江淮並列之瀆而實子唐宋共誦之代寄微尙焉乃汪生亦更其初名一言曰漢客

問其指蓋與余所見同生年少修古卓然不肯同流俗卽此見其大端余聞而樂爲之字曰西京夫漢有二京焉殆與周同然周之東也不復振而漢以光復舊物乃有東都是又與周異漢之東非劣也以舉西則東在其中繼者之述所以終創者之事也且第以明汪生自名之意非發源蟠冢並流潛沱之漢而實豐沛長安高文景武所漸摩之漢云爾是亾秦不能距于前而周爲之垂其統新莽曹魏不能篡其後而千萬世中國人爲之傳述其號久長其祚者也夫生不忘漢不忘漢所存古聖王五常六籍之道粲然明備于世也是則西京爲烈矣故夫漢者中國之通辭

西京者又漢之最盛視生之名生豈猶夫今人之志意也哉生自視其字生敢不詳求其實而力務所以存古聖王之道也哉丁亥長至前一日

附與子鑾家書

研凍手僵萬不能書綾西京賀意稍遲數日致之想知己自諒也字序稿先付爾一閱此所謂借秦爲喻也聊一發揮侶仍蘊藉讀之只如論古正不妨也何如將來刻稿此篇要存故題目亦如歐公之於章望之鄭荀張谷皆直書名此古人見到不苟處蓋欲書其原字則此篇無謂欲直書今字則方纔字之知古人一毫不錯也

章鄭張三人皆歐公同官者而序目書名如此此亦學問一端不可不講求也第此道今人棄如土矣我書綾當直寫西京二字以從俗而刻稿則書名為古道耳近時只作字說不復作序我復為之亦存古也此設道理閒中都可與西京說之近人殊不解此耳

孫豹奴小名祝辭

漢系

豹變文蔚其氣食牛吾家世積德以忠厚綿其姓未免祚薄而處柔茲命爾名者祝爾以文章顯天下又剛健奇偉起積弱而振厲之毋忘疆宇之虔劉

孫仲虎小字說

漢威

嶧柳文集

卷之九

三

爾生于峽川峽川柯中丞宗祠有前岡面寅之句寅虎屬也爾父生甲寅爾生于面寅喬木之家是為虎子而有豹奴為之兄所以仲之字曰仲虎文章麗天下又剛健奇偉

內變文編其原逾世吾家世積德以忠厚綿其姓未氏蘇

問中樞西與西京說之近人殊不解此耳

制只掛牢猶不更對氣好對為之衣寄古出此寫前既

當直寫西京二字以從俗而刻稿則書名為古道耳近

問一辭不可不講求也第此道今人棄如土矣我書綾

嶧柳文集卷之九終公同官者而序目書名如此此亦學

嶧桐文集卷之十

東陽趙衍心遠訂

貴池劉城伯宗著

傳

吳次尾先生傳

吳次尾者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日益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故稱次尾先生甚著次尾世貴池興孝鄉高田里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然鄉之人知舉子菽耳次尾少卽獵洽詩古文詞時時口李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闊遠絕不達國事次尾則喜游通都閒釣

嶧桐文集

卷之一

一

致京朝興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人好曲謹拱揖問答咸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已意人褻鞠曲脛而或踞坐自若或解襪繫爬搔也又高言指斥辭氣湧射屈一坐人人指目狂生牽辭去以是數者聲日以起亦用以敗當崇禎初元三吳中創爲復社財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十餘人者尙名宜擯逆節同而次尾好譏訶特甚又其後社亦不无濫觴也僉人切齒謀相傾勢及次尾賴學使蔡公國用葉公成章金公蘭輩皆國士之不及旣然次尾自顧儕偶人才下中居恆無一差強人意者咸竊科第去而已顧旅進諸生中也愈憤悻悻怒又見國事日棘中外大

小臣錄錄取充位無一能辦者既摩切歷詆之遂奸計畫
策門雜進武夫介士身鈞奇度務不復經生自處言當世
事益亟動止益自抗視鄉里中箴如也怨家用是益深相
嫉使持挺刃來欲殺之不可得火其居以去次尾亦恨甚
會世變南土陸沉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
署謝詩于壁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帥義兒門徒糾
合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已獨募士治眾連
復建德東流縣聲甚著時歙州金聲首昌義兵以勤王擢
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次尾署池州推官監紀軍事且云
將進道臣秩也次尾勢始張而金先中間敗頗失援乃益

厲有死之心矣身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多恨且
媿者鄉人怨家咸爲耳目偵聞百輩戰敗遂不得脫旣被
執不屈與口官偕輒先踞上座自稱必曰本道口官亦敬
重之不加害未至郡十餘里有必欲殺之者馳諭指乃以
卒來捽次尾叱曰吾不死于卒手爾官自持刃且巾幘漢
服也吾不去此不得無禮我語訖朗吟二絕句口官從其
言以頭入郭門如生歷三日色不變人異之矣次尾雖貢
高慢世顧善獎誘人才一端之美揚之過量士嘗繇以得
名族子皆其成就者余遣子鑾師之得其指授爲多黑面
紫髯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伎娛樂不肯一日鬱鬱作窮

粹狀云子二次尾死時長孟堅十一歲次稚圭十歲所著樓山堂集若干卷行于世論曰今天下知有敝邑則以次尾與余哉余自顧勿敢當次尾也方其矜已貌物不謂非過其舉事疎脫亦嘗有所規要其人才求之今世可再得哉景毅沒齒于元禮王成刻志于子堅至痛在心銜焉莫解悲夫

汪思誠傳

余讀文信國幕府忠義錄與信國所爲前後指南集行府得人何其盛也如杜滸鄒瀾趙時賞劉子俊蕭資輩殆數十人皆崎嶇險難歷久不悔卒以身殉人謂信國誠知人

能得士矣而屬者燕山史公盡瘁抗節同符宋瑞獨是一時幕府鮮赫然著稱纍纍如曩日者非無人也我聞乙酉四月流涕殉公者不少以與公同盡無能載筆志之名湮沒弗章豈不惜哉如吾邑馬君應魁汪君思誠是矣思誠字純一世爲貴池人居郡郭西生而個儻好奇計然始承父業坐市肆人莫之異也自史公備兵池皖清貞淬厲特異君仰而奮曰今世有此公國事或濟乎遂以身執役事公公時方攬郡才客日以進獨陰察君有守而負機畧可共大事諸煩雜冗劇應屬公所者悉使君與聞是故史公備兵池皖君左右池皖也公開府舒濬君左右舒濬也公

司徒漕淮泗君左右淮泗也公司馬守畱都君左右畱都也公以閣臣總帥維揚君左右維揚也公既委任無閒而君悉心籌畫以報知遇者亦殫竭無餘力至併命而後已公敢戰好先士卒故時或濱危而君能脫公于險公清剛或不容人細過而君以微詞解紛俾人盡其用公躬親事如罰二十以上皆自省決而君于刑名錢穀碎細閒毫髮歷歷俾無疑慮公于靖南興平之構持大義直折之無屈辭而君頗兼用游說談言微中鬪解而揚民以安諸如此類多秘不傳惟幕府人稍能言之君自隸幕下歷官副總兵居恆飲酒諧笑若無大過人者至臨事善斷較然不欺

故卒慷慨從公得死所云嗟乎公惟力守揚州城陷而死故君同日隕命如此使公有潤州之脫則君卽杜架閣金路分諸人也使公有庾廣之師空坑五陂之敗則君卽周處置趙大監蕭路鈴劉監簿諸人也得君一死士已足而況其他乎誰謂公幕無客者公得人亦何減信國哉君三子長興國亦事公授參將先奉公命沂淮去故不及于難次興周郡庠生次漢邑庠生應魁見余別紀

劉生曰揚始陷時羣知公死純一從之狀顯白矣後忽言公固在何耶或曰亦幕下士所云稱公未死爲已不死解也夫公果未死純一何以死哉嗟乎公於甲申冬撰書辭

具馬幣招余卽幕純一附赤牘至爲趣裝余遂巡未去至明年夏難作余雖未參幕事公固已知而純一亦同心人也今豈惟負公抑愧純一矣昔謝翱已嘗入幕而自處可考君子許之余則悵然不足于心以爲終不若純一之慷慨殉公爲得其正也

李愨傳

李愨者貴池人也字敬仲李爲邑著姓愨父得春明經有儒行生三子愨其仲也愨生有至性好讀書嗜古爲沈湛之思自幼及壯時閉戶坐不樂與人接神清而體羸竟以感憤世事邑邑侘傺死此其大致也蓋李自先世宦達

暉桐文集

卷之十

五

卽長老督課欲中程取世資爾愨獨劉覽典籍上考蒼頡史籀之文旁及方碑戲劇之說咸誦習效爲之又世治舉子程文類尙輒美愨不屑獨構別體幽渺嶮削如長吉東野之爲詩而至所自爲詩抑又淹雅蒼潤彬彬有開元大曆風斯異矣愨所爲詩文手以古文奇字好寫之納藤篋牢鑰焉未嘗一示人愨爲諸生兄黨又舉于鄉有名矣客屢常滿族黨願昵好甚而愨輒拒戶謝時誤相逢卽舍去或默無獻酬語人謂愨簡亢愨爲之自若也所謂讀書嗜古獨處深思類古狷狹之爲者此也乃其人有至性焉當明經公拜學官道卒弟總侍行兄黨往迎喪愨畱奉母自

傷始不得視含飯繼又沮不與扶視事也哀痛特甚既免喪而戚不解逮哭兄母已骨立矣然其死也亦以乙酉世變而決未乙酉之變豈不有若秦人視越人已無與者然甚則挾策納訾改服異面趨令如不及攘臂急起赴功名之會者哉愍則願削諸生之籍益閉戶自匿或泣或舞或熟睡或琅琅誦離騷其幽愁憂思抑鬱纏綿之意于五七言古近體發之自刻印章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識志也又買一佩刀晨礪石上曰以爲常或笑謂敬仲孱弱當不能手此器奚礪爲愍直視不答礪不輟然竟悒悒無聊容澤日癯積乙酉至丁亥冬盡蹶然曰歲復除乎長吁而歿

澤曰癯積乙酉至丁亥冬盡蹶然曰歲復除乎長吁而歿

釋文卷之十

六

年四十矣子二弟總兄子時爲掇拾其平昔詩文若干篇與鼓龍生野查集皆以古文手書者藏于家

論曰愍於吳應箕劉城姻戚有連又好相慕悅者也當兩人盛壯時愍文字時一示然不數數也迨箕以義死愍扶病經紀其家城自放山澤愍乃赫蹏月數至至執弟子禮斯操心取舍抑何與世異哉夫愍卽以所纂著示人烏蹟蟲篆羣對之不能句何厚自秘爲蓋生而有鐵函沈井之志也矣悲夫

劉長公傳

劉長公者青陽人也名永祚字長伯侍御光復公伯子嘗

陳情請代著孝聲而死特異故稱劉長公云侍御公當萬曆乙卯夏以張差挺擊事奏對慈甯宮致下司敗比重典也勢岌岌矣蓋當召對時自閣臣以下咸噤無語獨侍御公越次抗聲願止慈孝卽外廷已忌之而事連官掖交關有口秘不得知人或謂侍御公旦夕不測時長公以諸生家居方就學使者試聞報跣而馳踉蹌赤日中汗雨下數委頓弗顧也方得入園扉事體橐心力竭矣乃謀爲請代相知者咸尼之曰公子無違夫上怒未易回也在廷在蜀有伎與毒莫適爲援也使一辭稍激祗速之禍是故張夫人請代矣而椒山不免鳳洲兄弟遂寢此舉公子其己之

長公曰事濟不濟不敢知某不忍吾父麗憲典而子恬焉不以身贖也萬有一焉某死而吾父以生大願也夫吾身非吾有固父之身也緹縈一女子耳書上而淳于以生世貞兄弟不士大夫哉悻不言思質公不免某志決矣章卒上不報于是長安中稱長公孝子而薄海臣庶咸窺顯皇帝無必殺侍御公意也侍御公既知上指乃命之曰明主可忠言我久當得釋爾急去毋溷長安爲長公乃還里持家槩勤農田飭臧獲課諸弱弟學視侍御公日有加一日與其客之田所方暴風迅雷雨雹似有蛟螭物起于其窟石崩土裂長公遂陷以沒事在戊午七月異矣逾年

顯皇帝以除夜出御批釋侍御史繫未幾 貞皇帝以光祿丞起用而長公皆不及見悲夫侍御公之放歸念長公甚曰吾兒篤孝夫孝行之本子孫之式也其特祀之勿絕以爲勸于是長公有專祠顏曰純孝云生二子長紹京恩生次紹仁庠生

論曰天啟中嘗爭三案挺擊其一也夫討賊大義也侍御公昌言之而第不欲諸臣以爲名意良深厚乃賢者疑爲異不肖者妄引爲同均誤矣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而死生亦大矣故父慈無賞而子孝有旌長公以請代得孝聲可不傳之以教孝也哉

嶧村文集

卷之十

八

姜翁傳

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云陰德若耳鳴言人無知之者也况韋布力田之士謹身循理教行于家已爾顧安所得赫赫聲哉然內行純備視外詡張而中負慙者遠甚吾故于姜翁夫婦傳焉

姜翁者青陽人也名某字行先世耕讀翁父生五子而翁爲仲翁事父母循循乎儒子也奉養竭其力視疾瘁其身居喪過乎戚蓋自十六七歲有至性然迄壯不艾斯誠孝也矣翁處兄弟怡怡如也伯也死撫其二孤若己子叔季也弱扶翼之久不忍析箸晝各有營夜必命聚歡語一堂

也終身無閒言斯誠友愛矣當是時邑有施先生達者明道著書講伊雒之學翁命子寅師事之寅從師所返翁輒問師云何嘉言正訓日戒寅書紳又以自誦警焉翁于師亦甚敬而嚴于父子也甚正而義矣配嫗潘氏相莊白首此無怒而彼無謫雖嫗之賢翁身教亦先之也潘氏出貴池年十六歸翁翁固所稱韋布力田士哉井白維績豈得無勞而已安焉矣翁于父母養得致敬疾得致勞者澎隨湯餌嫗相之惟謹也翁于兄弟孤幼有字成立有造者睦娣姒而氓怨尤嫗接之和適也翁命子寅師賢者嫗亟贊曰宜交游稍廣卽剴薦之風不啻嫗後翁數年卒獨及見寅入黌舍爲弟子員猶惓惓師說不亟科名利祿如翁教焉

澤祠文集

卷之十

九

國子生柯生傳

明興首重辟雍士沿積分法號得人甚也降及嘉隆事例開而賞粟進才者借爲科名之徑而多錢而恣目不知書者亦藉以異巾服得抗禮于簿尉故人用簡賤之顧不知

有苦心厲意之士欲以取科名而卒不償願往往齎志其
中如吾稱國子生柯君蓋傷之也貴池峽川柯氏族自都
御史相而大生本名某後更名親志其名親志者初生王
父一鳳舉于鄉官通山邑令矣生二子爲生父若伯父皆
不獲入黌舍稱弟子員生父以爲恨而生以是署名自刻
厲將以承考意而繩祖武也顧生又困童子試屢躓矣乃
發憤曰吾取足以武吾祖卽天子之成均奚翅邦國之澤
宮乎遂抑志以貲入朝夕諷誦治舉子業益勤苦意得一
當而數奇竟不售每鄉試後登山臨水悵焉感愴輒發之
詩多不遇之歎卒以國子生老云生家居罕與人接卽族
嶧桐文集 卷之十 十

之尊屬歲時伏臘外鮮識顏面洽笑語者或以狷狹訾然
余始入峽川之次日生卽盛衣冠來顧族眾訝謂希有事
生旣卒其二子不脫衰而來贅余從問業曰此先人之治
命勿敢稽也生爲人如此

劉子曰余旣旅峽川久得生手注乃祖詩與其自爲詩也
乃知生蓋出而無所與語而入而有可以爲者也夫無所
與語而語焉不色忤亦腹悻矣不如歸守一編耳顧獨命
其子從余游何哉

杜孺人傳

孺人姓杜氏和州人余友選貢士德馨甫女孺生王象坤

妻也崇禎八年十二月流賊陷和州杜孺人死之先是賊
破巢縣和戒嚴父德馨馳至郭門以石繫書投入城貽孺
人城卽破女能死吾無憾焉孺人固守其言冬賊大至傳
城下戚屬多謀避者勸之徙山居孺人曰吾旣適人翁姑
夫在焉義安往遂易服索箴縷紉其和數重謂王生曰君
萬一得生辯取密結其嫁時衣者是君妻也幼子奇兒五
歲摩其頂不復顧走翁姑所起居畢含淚退閉室自經爲
侍女所覺泣救曰今日之事毋甯從眾何自決絕爲孺人
曰與死賊手毋甯自死緩將求死不得女誤我女誤我已
而城破賊剝殺人無筭挾女輩將及孺人孺人厲聲罵吾

豈畏死者奴可速殺我以手啟衣領引頸觸賊賊爲之動
遂揮刃仆地卽舍去乃復昂首罵奴敢再與我一刃耶賊
怒刃兩擊支解之相顧駭笑曰未嘗見如此硬婆子蓋孺
人之死其嚴整激烈如此時隣嫗見者哀之取神帳覆其
屍後賊縱火焚不盡神帳猶有存已隣嫗與王生辯識拾
煨燼將葬之啟視尙得衣領寸餘嗚呼其卽所啟之領以
求賊刃者耶儒人生萬曆庚戌五月初九日夜夢接詔
聞鼓樂聲幡幢輿蓋儀從甚都後一女子冉冉從東至開
篋奉讀恍有一貞字末幅似爲香所侵焚一小孔及旦孺
人生幼秀慧粗識文字授女誡七篇反覆成誦及長美容

止若儒生德馨語人曰女有異徵慎擇所歸得王生至是
殉節符夢中貞字卽香所焚侵亦兆之矣嗚呼異哉孺人
世系具其伯父學博德靈甫所爲狀中子慕貞卽奇兒矣
德馨名如蘭獨立畸行有古風
劉子曰我國家崇表節義敦尙教化蓋三百年顧一旦有
變死生之際皎然明白無論婦人彼號稱男子者可指而
數不數數也如杜孺人死節甚偉謹嚴強毅致命不渝殆
有烈丈夫風矣卽云守父訓不可奪要以天植其性非有
所勸而成也勉之死則從導之避則不可此豈易見于冠
進賢者乎夫女貞與臣範一也疆圉多故士大夫擇便而

嶧桐文集

卷之一

三

趨見險輒避安所望死封疆殉社稷者彼口口從口脫身
逃賊曷足數哉曷足數哉余作杜氏傳以風世云
曹靜娥傳

曹氏名靜娥父世榮貴池西一保人業醫素端謹卿里稱
善家窶甚故靜娥年十五未字崇禎癸未春楚師左良玉
率師東下以勤王名師行無律殺慘彌甚二月十一日猝
至小江家橋世榮不及避遂父子被執靜娥欲脫其父曰
遣此老人吾當從爾父旣去卽大罵賊求死眾以刃儼之
罵亦甚有老嫗從旁叩頭勸靜娥屈節以全生卒弗顧奮
誓不輟遂遇害事始聞監司程公世昌亟旌之越甲申諸

生廼上其事于巡按御史云

劉生曰余癸未蓋與城守事從程公于西門公鈴鐸之暇卽咨諏節義故娥事得早聞而亟獎之逾年乃達行部使者夫非以世榮貧故耶吾意窮鄉下里持節如娥而貧如榮其湮沒不得者可勝道哉又聞榮居父喪嘗廬墓爲孺子泣嗚呼娥之孝有自來也夫

饒氏傳

饒氏楊州諸生李璘妾也幼慧粗知文字以早失父獨依母居遂習聲歌恒邑邑不樂形于愁嘆生見而異之氏謂知己曰甯爲夫子妾遂決意歸生布衣操作唯謹家人咸

暉桐詩集

卷之十

三

稱焉乙酉四月口兵薄揚城氏卽爲必死計周身衣密縫紉不可解迨城破望見鄰家火有婦女羣走聲遂與俱投室旁池中死時生方僧服攜子避他所越數日始出之池中與母屍相抱不脫去劉生曰始余游維揚與李生交甚善生非徒文士殆蕭然貞靜人也乃一見饒而悅之意饒芳烈之槩有以深感之與當饒欲歸生時生之戚屬多方屍之生卒致之無黃衫客古押衙之助而竭誠厲意以成饒志生蓋不負饒者饒臨難致命不辱其身有以哉吾聞門者五晝夜不絕使皆如饒沉池中渠甯得此而不能然

兵入金陵驅所畧婦女倩妝炫服步進城

也饒于是爲慷慨丈夫哉或曰不尼女之死以成其節其母亦賢也或曰饒至死不棄其母非但云烈孝亦至焉嗟乎饒之死備數善矣作饒氏傳

鄭氏傳

鄭氏歙人鄭之述女適同邑鮑銓從銓受句讀習書法嘗一舉子而殤崇禎癸未銓中浙東武舉試戊子夏以疾卒浙邸訃來鄭痛絕卽不欲生已而曰吾夫身後事未一辦治安可死也則爲之具輿櫬資付伯氏往逆之明州曰必以吾夫骨歸旣遣行矣則又曰骨歸當亟葬爲之擇吉壤治壙明示以同穴身臨穴所督治審視者至再三穴成矣

嶧桐文集

卷之十

古

則又曰葬必以祭爲之議田若干畝以所入供常祀矢之族曰毋以吾夫鬼餒議定矣則又曰徒墓祭非古也夫宗法下壽無子不以入祠祀非誼也爲之製主倍輸貲告之族曰必以吾夫主入凡銓身後事慮無不周處無不當次第秩然矣偶簡銓故籍有所賈某金若干則又曰吾夫生不負人豈以其死而易之以所遺田分償焉無毫髮憾于是謂已脫然無一事者乃自治棺備斂服槩從約省獨以銓遠寄一釧爲殉手書所區畫事懷之乃拜謝姑以不得終事爲罪又遍拜夫羣從娣姒善以事吾姑爲託又還家拜其父母來則曰塗長兵輿柩歸未有日吾早得從夫

於地下足矣家人侍婢多嚴守之或有懼容則好語之曰
若毋恐吾不昏夜死房闈爲爾曹懼也以七月七日質明
伺守者怠自經于正寢之梁間蓋自夫死迄于身殉真可
謂從容條理不敖不譁以成其義烈矣銓從兄學以其狀
語余者如此學又曰鄭旣殉節之明年有乱降于家自云
卽鄭也謂與銓本同仙籍以微過被謫今返吾真耳自稱
如仙或如山人與銓題詠倡和語皆出塵多警句文多不
具錄命其家畫仙像祀之學志節士也不妄語與余善故
掇其大要著于篇

劉生曰吾不欲語神怪然世頗有夫世無神仙則已使有

嶂村文集

卷之十

一五

之非鄭氏一輩孰爲之天下豈有無節義之神仙哉世謂
慷慨殺身易今其易者絕響而鄭之視死也如旦日之自
中戾以昏如歸客之繇戶堂以室循次拾級誠若固然斯
所爲極難耳夫星來嶽降古有之卽鄭奚疑矣昔歐陽子
傳馮道而引一斷髯李氏以爲媿近世李夢陽傳六烈亦
致慨于奄瑾時怯死之臣又具載陳氏岐稭了爪之異知
古比翼連理事不盡誼噫嘻有味乎其言矣

碑

香烈祠碑

崇禎丙子十二月二十八日流賊破和州州人光祿丞張

公元楨遇害于北門城上配黃孺人死節于室仲子弘闡
伏父屍哭爲賊執奮躍入水死叔子弘聞猝遇賊向賊索
生父被殺投屍火中兩孫亦同日死皆以張公城守時砲
擊殺賊首鄧六王及他守人皆縋城逸賊得登大西門而
張公獨堅守不去蓋公旣執節就義而妻若子孫從之者
若此又踰年事聞贈公官鴻臚人感公之烈祠公于州治
歲時報賽載在祀典矣惟是祠有同列者勢不得及公之
配與子干是長子弘開專祠于華嚴寺隅得並祀父母而
以兩弟耐督學御史楊公額以香烈蓋質言之云弘開者
卽奉公命守舍旣見群守人皆逸勸公下北門而公叱不
嶧柯文集

卷之十

六

顧開會天幸不值賊以至今在而夙與城友者也又踰年
開屬城爲碑辭方和無事時和之賢士多與城交故于和
事最悉當賊勢震鄰和豈不有倡義捍守與州刺史共章
程號令增餉斂貲以食其家卒議定效死不去者哉無何
未破前二日卽先縋逸爲民望矣又何怪單門庶士旅而
登陴者率徜徉下云且還視家也公目覩他守者逸同事
者遁獨毅然不去此一步猶指搗申令扶走卒賊群至而
後及于難公眞義烈大丈夫矣吾聞和之未陷賊實望見
北門外陴無人焉者以數賊級而上周視之果無人舉手
下招眾斯螳附使皆如公堅立不去其雉堞以砲石乘之

城豈得陷迨其既陷骨肉狼籍先斥閭巷卒無免焉然後
悔不如公之不去北門一步而咨嗟嘆服相與祠祀之不
忘豈不晚哉顧國家自有賊患郡邑失事往往皆然不獨
一和矣甚有守土之吏賊薄城則跳匿他所迨飽殺剝去
吏復還據堂皇治事如故如公以歸老郎官非受和守任
而卒以死守所謂古之鄉先生死而可祀于社者非公其
誰與惟公孝友義讓植誼有素蓋道行于家者故孺人執
節不辱二子視死如歸雖其人實賢亦云風之有自矣一
門義烈視先世文昌安國以文章科名顯者且增光譜系
他何足言吾又聞和之未陷前先縋逸去者蒼皇鋒刃未
嘗不同公死而又未嘗不同公贈官祠祀也和人嗛嗛開
是以痛心創骨別爲尙祀孺慕之誠亦重有感云爾城知
和事及公死事詳以確故不辭爲紀始末又作二歌俾開
率婦子習之爲上食醉酒時迎神送神之曲曰

鄉有桂兮辛有椒潔有白華兮美有琨瑤我則致之以籍
組兮或以蒸餼類以臭味兮庶與靈招雷闐闐兮雨零零
自西來兮鱗鱗者雲虬螭導節兮悅恂昭冥拳踞睇望兮
蘭服奇服者靈

右迎神

若有人兮堂之中焄蒿兮在上者若含笑而左右者肅以

恭入豈不言兮優優乎如有聲以發蒙靈嗜飲食兮羊棗
在御栢椽在供猥獮走死兮城郭如古宗祏屹立兮生者
有處所靈嫵媚容與兮可無疾怒兒熯蕭兮孫坎坎擊鼓
婦進熟兮兒嫂與爲涕醑靈乘風兮無苦同終古兮時來

右送神

墓志

貢士吳寬先生墓志銘

吳寬先生既卒之十有八年少弟光錫以所作家牒七
述來峽川求銘于先生之故人貴池劉城云將以明年某

澤柯文集

卷之十

七

月日葬于其里某山之原城自念少從先生庠序間辱與
游久因以所覩記合錫所述志之寬生諱光裕豐顙脩頤
顏溫栗如玉早年遍交名碩以毛詩廩群庠益肆力經學
善賦諸體詩精六書義工大篆小楷入分學使者嘗稱其
試牘曰班馬鍾王以文翰並妍也而郡邑大吏亦或舍之
中堂或別作亭館居之顏曰來鳳以相尊異其才名如此
寬生性和易安詳不以才名自矜異所至人乞詩與書篆
上自大吏貴交下及醫師游納咸給其求人人各意得去
無距色其器量如此寬生和而介于財貨泊如也當郡邑
大吏尊事之禮交道接則以受不妄及他事以自點點人

故終其身貧晚而構申椒園艸亭數椽卒不成沒之日竟
粥焉始克喪事其廉潔如此此皆余之耳目自覩記者錫
所追述事則里有兩熊生無罪而爲王推官所榜擊寬生
夜衣列狀直詣道府出之兩鮑生有文而爲諸忌者阨不
與試事實生獨扶掖之俾進學宮而同學友羅仲源早卒
遺孤三歲遂以女字之是時寬生名噪甚縉紳貴家多來
議昏又止一女絕憐愛之羅徒四壁立一室三孀人視如
鬼窟而獨心許死友不欺也時人以爲難其篤誼如此家
有從祖叔父子客死西江爲解衣釀錢遠歸其骨有包氏
姑年少而嫠家厭撓之欲奪其守則公悉力扶植使其子

成立而姑以耆壽稱完人而至其同產一兄五弟皆治詩
文貧寬生名旣重交游間歲不無餽遺所從講業者亦多
東脯顧色養備至日進之兩尊人恣堂上分甘爲羣從嫁
昏計至粥已田代兄子償逋而錫最弱少則讀書受室之
累與詩辭篆籀之學尤顧慮者悉而訓迪者勤錫所自述
如此錫字少友今里中又皆以詩詞篆籀推少友耆宿矣
抑知固寬生所成就長養使然哉其孝友大節如此生隆
慶壬申四月二十一日卒崇禎壬申冬十二月朔享六十
有一先是庚午應貢明年廷對返而疾增劇竟未拜一官
以破娶孫氏艱于嗣晚買妾傅氏一女孫氏出卽以字羅

一子曰牽復傳出始生而筮之得小畜初爻故以名其辭
系則自漢神爵間由桐柏徙九子山西之新城宅五十七
傳而至曾祖仕貞以族大系繁又去新城二里居桐邨祖
諱頌父諱大瑄皆隱不仕云所著四書執兩詩經札觀離
騷副墨游申椒園集飲和社草天臺游草辛酉八月

詩閒妃曲若干首焦澹園李大泌屠緯真顧隣初鍾伯敬
余聿雲諸公爲之序而李公如真至贊之曰是嘗學下惠
得狂之皮得侷之髓者手製篆章爲贈前冢宰蘭水鄭公
守歸德時迎之衙齋嚴重之而寬生生平推服同邑施徵
君下之以爲宗聖譯經惟下之爲畏友他四方名士如潘

嶠桐文集

卷之十

三

景升梅李豹唐宜之林子丘茂之輩固皆相慕悅爲爾友
交者也卽寬生可知矣劉城曰余里有李公達博通多才
亦知名士固先生高弟子也而與余善先生至郡則舍李
生家余從李生與之昵久而深相知世謂文人無行先生
亦何篤行君子哉李生未四十不第貧以死而無子余與
友生刻其詩以傳先生壽六十矣薦干廷僅有子而亦不
保其一畝之園其詩多逸至爲族子所竊已名以質人
此其不遇與李亦未去尋丈者也皆余所深悲銘曰
亦既有文 亦既有聞 而依然食貧 其天之屯 其
人之貞 不如是 先生胡以名

墓碣
鮑主簿墓碣

鮑主簿墓碣

鮑君諱師孟以候選卒于京時爲萬歷□辰配周氏以矢節終時爲崇禎甲申公有隱德長才不克展而周氏撫其子以成立也至丁亥季冬合葬窀穸離城南十五里其戚屬劉城爲表墓而系以銘銘曰

蓮峯亭出

清溪蕤流

其人霧隱

其宅霞淨

後者

建樹

前者貽謀

出也盛世

沒也高丘

墓表

墓表

吳文學墓表

嶧桐文集

卷之一

五

自洪武十七年復用制義取士士非繇貢舉進士而得以行誼文章表著于當時顯燦于閭巷二百五十六年間蓋可指而數在萬曆末年民安物阜熙熙攘攘蘊隆填委士之懷才抱德孝者廉者文者學者有志行者困阨于學宮者老死者短折者抑鬱寂寥其不能知于達人君子何可勝計又不幸生窮鄉下里子孫宗族交游莫能誦說卽名氏宗系亦沉于蒼烟黃泉久矣况際流離板蕩之餘大姓名門宗枋譜牒且多不保卽安問其先之屈首諸生而嘉言懿行之可載琬琰而列室皇耶崇禎癸未高田吳產初從余游而次尾在座次尾從座起曰彥父諱涑字岱水吾

諸父行吾宗族尊屬中所嚴事者一曰青城一曰岱水于箕同高祖而年齒肩隨少以孝聞攻苦下帷夜必達旦補弟子員性恬適不獵浮聲考經據史凡所有之書無不竟讀竟讀無不丹鉛論列簡冊恥雷同有今古文如干卷其與箕出共舟車而歸偕角札也崎嶇礪谷之中念其親無不心動心動無不相感凡甘肫輕暖之可以致養起居酬應之可以敬宗睦族無不先意承志處弟昆分甘讓肥絕不爲苟取遭母喪骨立廬墓三年孺子泣遂用是邁疾不起臨沒惟以不終養其父爲大恨語不及私年三十有竟悒鬱無所聞以死蓋天啟之也次尾又曰箕常有

詩輓之余曰若是殆所謂孝且廉以績學而齋其志者矣洎次尾起義捐軀禍及其族彥具書辭涕泣來告曰先人之著述如干卷今一旦化爲燼彥孤稚失怙旣不舉過庭所聞兄縉弟甲皆爛文章遭世末流竟焚研爲農矢不出彥椎不文安得可一言爲之傳乎敢以請諸先生余曰向所聞于次尾者可以傳且余忝交游奚辭焉雖然傳者藏之簡編不若鑱之墓上使高田後學知其先承學之士在萬曆時人多長者非今日浮薄所幾及也窮達何論哉青城名經邦崇禎中授官主簿以書法傳後岱水十餘年而卒其子孫眾盛與彥才相伯仲焉蓋岱水死口十口年而

次尾死次尾死又四年而余始爲表其墓于剡溪之陽

哀辭

新安吳生哀辭

吳生名馝字是式一字眾□少□于學問爲歛諸生卜築
鷄籠山下以孝友著爲文章與人言但微有知者卽引據
經史翦羅碑官小說自旦至宵分焚膏達曙未嘗見倦容
條析縷分期其白而後已聞人緩急輒解囊赴之千里命
駕然諾不違時人亦莫知其貧也步履絕健舊都門內外
或一日周之登山涉水必捫蘿距石搨銘謁賦咏自適樂
不爲疲藏書滿家嘗曰經籍浩繁多者易求少者每散佚

嶧桐文集

卷之十

三

故自四五十卷至百卷以上者非善本吾貧不能備自一
卷至二三十卷者吾當南面自誇又嘗惜焦氏國史經籍
志有三缺郡邑志未詳一也小說中無元人演義二也元
人雜劇不入戲術三也所藏秘本雖殘篇亦讀而度之撰
著無慮數萬言皆草藁曰正氣偏畱錄集古之死忠死孝
死義可以不死而死者也其若臣之死君子之死父妻之
死夫以爲性分固然悉弗錄曰文章靈異上自人主下至
宦官宮妾口口盜賊奴僕鬼魅禽蟲凡好文者皆著于篇
則謂今天下士大夫皆不好文耳士大夫宜好文者也古
者士大夫則好文矣悉置之不加褒刺曰禽五倫揖猴舞

馬往往而然而人或往往愧焉士君子或愧焉賢士君子或愧焉曰不知名以爲今天下儒生誇小技處士盜虛聲古之人有終身石隱行立言章後卒不知其名姓者因次其軼事而集之自上代始其他經學韻語瑣事短篇手卷凡十餘種大率出于教忠達性其交游至博嘗曰吾固有數百人之友有數十人之友有十數人之友有一二人之友然吾之所以至于友者惟城與壹而已久棄科舉落落人間晚爲故人鄆陵鄭公二陽聘入安慶開府出入和門勉以立身事主安輯兵械絕不及私鄭公在皖三年賊屢犯舒六光固澗桐城邑卒以未破鄭解官爲言者所中踰

年從口騎蹂躪中赴京對簿鄭公之客千人蔑有從者獨吳生匍匐往艱難共之遂以積勞邁病崇禎十有六年冬盡病革京底鄭公哭而歸其殯厚卹其家當吳生之在皖幕也早夜念其母氏吳生或出覲省鄭公具書訊典故及理解無不首以太夫人爲問者其于昆若弟友愛最篤無諸名士所爲夫吳生生而長齋茹素不葷不娶不啻陽城兄弟今溘先朝露返于無何有之鄉適以去其浮累不足爲生悼使生在今日方有黨錮之禍門戶之仇其死固已幸矣惟吾黨之士討論失所資詰難失所蔽然諾失所恃也城自國變以後神思忽悅問唁愆期是可惜也是可傷

也乃爲哀辭遺其弟典刻之家上其文曰

鷄鳴之埭廣以幽延陵之人家其陬益無米兮百結裘具
甘毳兮計慮周共急難兮倡以酬義固矢兮命奚尤羽旣
蛻兮鱗旣修嗟哉吳生胡爲留幸不覩兮黍離憂遂長夜
兮徂春秋名以輝兮身以漚嗟哉吳生何所求

尙寶孔君哀辭

崇禎甲申夏建德相國孔公聞先帝血詔痛哭二十餘
日捐賓客

乙酉夏長公子尙寶丞以繼聞

變亦

痛哭數日而終州郡傳聞莫不嗟嘆丙戌仲春余始得其
絕命之詳退而屬諸同人君諱尙蒙字聖初孝謹溫恭其

嶧相文集

卷之十

五

天性也秉禮守義其家法也羣從十餘人睦若同產以兄
尙鏞爲家督鄉里共稱其門風也當相公入政府時聖明
在上天下騷然諸公卿家人子弟之屬昧者煽勢弱者救
過不惶聖初侍京邸自夙夜起居外夷猶自得焉及瞿曇
之言絕不以寵辱動其意顧漆室之嘆則有之故在京師
樂坦而憂益深兩太史門生交譜遍天下未嘗與相涉此
其質有過人者及相公旣死義泣血走南都得請予祭葬
贈蔭諡文忠身任尙寶哀思嗚嗚語不見齒但以江南爲
慮一聞舊京陷慨然曰吾屬遂如是乎方議守砦以待援
師籌畫未具遂以疾革口不絕云此其願有過人者齋志

暮年之後宗戚懷思從兄尙鏞述其遺行猶令鄉閭欲泣
此其所感有過人者君之沒也頗有憾于時然世篤其忠
於一身之事已盡夫何歎乎君之兄弟暱交余父子間不
翅骨肉每憶君亾洩零腹痛莫抒其哀遂爲些辭以傳于
後

玉步迅改死社稷者誰耶乘輿巡幸死宗祀者誰耶先孔
氏而抗節不肯屈志後孔氏而起義不畏覆宗者誰耶始
以賣主受封爵不旋踵遭誅屠者今身名何施耶始以全
軀保妻子未幾殂歿於疾病暴卒於憂疑者今魂魄何知
耶以公輔之胤世祿累朝奔走新室冀策元勳者何其不
思耶又有干進希榮卒未見驟升鼎貴者豈不朝露危耶
君之死不以寒暑不汗君之哭不以兒女牽情君奚爲而
哭哭奚爲而死遽若斯耶君之聲容慷慨猶在吾耳目君
之資志忠孝使人感嘆不忘者非吾師耶若其先負勢嚼
嚙致閭里報怨掉軀若鴻毛者奚足悲耶

李母金孺人哀詞

有明故海州學博首川李公配金孺人卒於丁亥夏五故
孝廉李源常憲及今文學懋總之母也孺人出建德名族
早歸李氏蓋壺以內政無不嫻儀皆可則方學博公少壯
時食貧擁臯北上座執經柝疑問古文奇字者進則聞大

言退則賦既醉未嘗見剗薦之勞未嘗復正杵之說而戶
以外莫不誦其賢且材者其佐學博公誨子女若孫洛誦
勤摯必以植行爲先源常雖舉於鄉拳拳致戒不去口學
博之官海州遇口大至倉皇詬詆之以疾終孺人稱未亡
人而姑存其食息自教兒及源嘗先朝露南北國變繼聞
孺人每念及家國涕洟交下然憤痛之中猶矜持閫範肅
若朝典俾膝以下服高曾之矩無斃焉予不佞城姊於孺
人爲娣姊早世姊之子女皆老矣嘗粗爲城述孺人行事
友生吳生應箕孺人女婿也蓋恆舉孺人懿善相告故城
所聞知不謬孺人今以壽考棄中樞骨肉忠孝門風昌盛
無容悲悼子慙總孫時來訃曰某倉卒不能言聖善特不
及待清以終迪此孤兒弱孫也是不得無憾予故作哀詞
遺之併以告諸學博公及源嘗也地下有知或亦少舒憤
惋與

簾幙之嘉令兮管書爲形庭階之森茁兮絜詠於櫳成夫
子以修能兮祀於庠社之宮訓子姓以砥質兮曰種經者
學而必榮叶惠及宗黨兮不獨吾甥之是頌叶年高備福
兮不惟吾姊之難朋叶冢嗣之薦名兮孫復門風季子之
著孝兮仲更固窮皆孺人之弼訓兮埒於而翁詒謀兮誠
恪惋痛兮家邦叶治有方兮酒醕耄不倦兮女紅行旣懿

兮靡閒志得養兮祿可以不豐夫何羨兮長爪夫何悼兮
令躬嗚呼傷哉兮孺人之素髮爲垂柳閭里之白冠如飛
蓬

誄

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吳公誄

吳次尾旣就義之明年余乃爲之傳又明年復追誄之傳
稱次尾從余宿好也誄稱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從公
志也曷從乎志公不倡義卽不受此署不受此署卽不死
其死也以其署軍事也其署軍事以其義也志乎義卒乎
死故曰從公志也夫仲宣文士徒有羈客之傷子固武臣

嶧桐文集

卷之十

庚

僅抗圍城之寇陳思猶且摛辭安仁尙爲抒藻况乎節系
忠貞不改醮于再姓義當蹇難欲回日于西春者哉賁父
以死事致旌叔持以劍仇蒙暗竊比茲義大放厥辭誄曰
明興聖作殷四周倫教深恩厚戶浹肌淪鬱蒸英穎挺此
哲人哲人維何延陵之裔闔爭夫亾羸博有竊楚越播居
貴池是世舊畿近邑鍾山在睇家有素業一經研田處邑
僻壤荒落隅偏英父掘出遂顯厥前如彼苧蘿夷光燁然
誕生岐嶷僉曰星來命名風伯噫氣昭同其究實配翁張
多才播揚萬彙若拂微灰書讀不再文成無點經年之業
篇皆琬琰三數公者讀之祗斂屢奉冠軍眾允無忝實大

而宏聲高則應吳門響臻金沙盟訂婁松兩江鑣朝一乘
唐唐章貢朝宗敬聽衡嶽梁岷嵩華恒岱鷄足南窮鑿閩
北背承學之徒聞聲而戴家有其書人傳其喙名旣以高
誦亦以成道之所與鬼爲之爭賢書罔舉公府無徵卒此
國子祭酒諸生嗚呼哀哉性本偏奇激益岸異人揖我坐
人拱我戲論則泉奔氣亦燄熾正平德祖小兒奚翅乃其
立誼魁壘磊落緩急明需浣濯士託魏其傾身偉節西遑
黨籍所推顧及元作嗚呼哀哉爲炳大節髮繫九鼎周韞
不征漢炎欲暝六臣獻符九虎持挺禿顛恐後捐身誰肯
乃奮張良乃恥魯連望拜 孝陵告於皇天糾士破產傳

虎張拳曰余一旅少康因焉維時同心新安秭侯外臺承
制嘉乃忠猷刑官命職軍事監謀便宜旣拜福京曰余董
治爾師恢此中區乃一厲士二邑摧枯渠長就縛漢法重
敷士氣已振壯謀益亟天人舛錯日禪先踣輔車云孤芻
儲罔力義激氣奮猶倚崩岌嗚呼哀哉空院鼓竭尸鄉不
行頭馳十里面故如生巾幘整飭鬚頰呼嚦聞者嘆息見
者悸驚嗚呼哀哉公未舉事有葛其隣公旣舉事有視纓
紳公未舉事恥與噲親公旣舉事飛檄斷斷織士壬夫內
報而伎欲害公成欲湔已媿合謀爲佞漏師致媚公自干
秋彼乎奚喟宣州早覆吳江繼蹶清漳復亡餘姚被摔三

山四明因之顛越泉臺有朋攜手天闕還爲列星耿光不
沒嗚呼哀哉

祭文

祭山東方伯張公文

當崇禎十二年之正月二日口口乘勢出不意進破濟南
時大方伯桐城鍾陽張公秉文抗節不屈遇害其配方夫
人率妾媵輩赴井死以殉臣忠婦烈天下悲壯之事聞天
子將議所以褒揚贈錫以勸來者會公之弟若子已扶襯
歸里以六月十一日至金陵貴池諸生劉城者公丙子間
所舉賢良以應明詔者也感公知己痛公大節喜公得死
嚶相文集 卷之一 三

所遂以門下士之誼酌醴東帛爲文以告公之靈曰嗚呼
我公古大臣風懿碩粹美悉數難終余論其大惟茲匪躬
誰管封疆 倘祥誰司指授望賊走僵乘勝奄至大藩

已殃雖則大藩終不忍言精銳盡出芻蕘無存東平不作
勝詭翩翻公於此時一木是支手掣肘露環甲誓師巡城
而呼勢不可爲正纓伏劒皎皎何玷噴血罵賊爾濫且僭
睢陽常山死矣無忝公之未死自分如此去臚中甸手書
一紙與城存亡事前已矣載觀刑于志合道符象服昭德
同委泥塗從容止水側貳與俱臣死其職恨未殺賊捐脰
陷胸責亦已塞婦也殉夫忍苟食息併命同歸綱常是植

天下多事白日爲陰抱頭鼠竄蕭蒿蒲林公乎一死不朽
者心况不獨死夫刃妻沉延津同去光氣干尋城也不才
于公無謀公也聞聲夾袋儲才推賢急士罔或疑猜公今
死國抗義如雷我爲公舞不爲公哀何以報公守身毋回
不疚不辱庶慰泉臺我欲告公舉難以枚意滿口重氣激
雲開嗣子有人坤維未頹

祭張天如文

崇禎十四年五月太倉庶常張西銘先生終於正寢其友
人貴池劉城越在千里聞訃於家爲朋友服哭之哀越明
年壬午正月辛未朔乃克爲文致生芻告于西銘之靈曰

嶧桐文集

卷之十

三

嗚呼太上立德次功與言士三不朽身沒道存粵若稽古
有張特聞在周則仲孝友忠勤佐宣協甫飲至策勛宋則
橫渠倡道關中訂頑之訓匡廓鴻同理一分殊仁體昭融
於惟先生百世代興始標侯在繼寓西銘孝友敦固胞與
恢闔同父十人均愛無罅一門之內魚魚雅雅視仲孰多
聲施華夏閉戶著書翼經正史房皇三代揚摧干祀慨自
昌啟上下雷同議論涇濁僉王輸攻豈無氣節豈無理學
逆燄旣炎推排昌諤於惟先生內行淳備扶持正人獎掖
義類同里同姓有友清剛望衡對宇立不易方締交砥行
道從此始吳門金沙合志雲起聲氣之盛近古罕比學成

名至廷擇庶常英彥綺含含吐頡頏素心雅意覽時寡合
歸築文囿多士欣託實大聲宏寰海所望知已當國勸駕
趨裝云胡無祿溘焉一朝蒲觴未冷鬼伯哀號宜興初入
聖政雜新嘉謨盛事累牘難陳云誰講貫云誰諷諭其言
則行其人埋玉雖不作相有相之功凡茲休美先生意中
言念疇昔流連虎阜慨論當時移衾銷漏今也志行身可
已矣後之君子亦知所自著書滿家意亦在是德功與言
三者並峙我無私痛陳辭遂止

祭梅期三文

嗚呼朗三不永其年意外倉卒聞者涕漣君有祖德彷彿

嶧桐文集

卷之十

三

固遷鹿裘石室作手如椽揚挖藝圃其指數千大業欲竟
授之哲孫文紀皇霸縣之國門實維君力繼述新竣維君
早慧逸才絕倫賦似平子詩準仲宣草同大令真則誠縣
文比中壘畫竟輞川瞿硎爲號書帶爲園沙羨有艸賦紀
有編業雖未卒已見一班時譽霞起知好雲連聞名投贄
四海彌天鍛羽返棹奄忽溘焉蘭摧玉碎一彈指間躑躅
不得踵接凋殘茂先已矣西銘亦然人亾文喪學者憂煎
如吾道合誼亦輕捐敢茲存沒腹痛淚闐有交如是岳立
比肩眉生仲馭結髮弭鞭戚維雪度有則孟璿不朽之托
足慰幽魂

公祭孔文忠公文

孔林閒氣篤生世賢既醉五福公其獨專昌啟之際默若
淵騫秋霜春雨正直沉潛弗吐弗茹峙嶽融淵橋門敷教
胄子咸甄秩宗豐鎬寅亮周旋功在獻替言滿經筵聖明
持簡橐籥維宣首揆倚藉坤轉乾旋百辟式則洗心載虔
扶植正類廣履細旃功高心苦物儕身全寵綏方極遽請
歸田潞公之德司馬之年清商一部以當鳴蟬望之儼如
卽之溫然輿臺牧豎稚齒華顛一辭羣服至德輝輝內外
諸從稟訓無儼笏纓庭布旗轂巷闔心瞻魏闕變起雍燕
至尊蒙塵鳳馭同仙公聞悲痛擗躍流連尋奉哀詔一慟
暉桐文集 卷之十 三

而捐純忠至性篤摯精堅在宋文謝異轍同傳老成凋謝
通國涕漣追惟□德廟政府可詮越有若水蜀有井研吳
有陽羨齊有菑川孰端孰詭孰方孰圓和平惇裕孰爲公
先吳橋吉水待公幽玄公其往矣 先帝在天雲旗升卷
鑒此茆茭

公祭李首川先生文

於惟先生今代儀型美善難悉備古儒行伯陽道德元禮
標格業候神姿延平軌則幼生望族岳伯芳躅長冠蕝林
玄圃積玉維吉水公物論所宗先生孝事養志遺風惟伯
仲氏逮及其季先生友茶田荆姜被譚經析疑蔚爲人師

當其指授並自淵奇張鳳荀龍膝下鬱蔚推木庭訓傳業者翁我思古人學成名登如先生者三事九卿乃艱一第騏驥晚躋秉鐸拜官長途賫志口口滿區莫與剪除先生義憤溘焉遂殂其生有爲其化如遺哲人是痛達者自怡我友令子珪璧梗梓讀先生書當吉士史老泉布衣軾轍雲飛卻一候吏子固杜齊先生道高百世是做哲胤建豎理一報昭體魄安止魂氣歸勞九泉有知一笑勿號

祭李源嘗文

李公源嘗親翁以公車計偕北上諸同人且祝轅就道有日矣忽邁奇疾暴卒邸中變出倉卒人咸嗟異其明年癸

嶧柳文集

卷之十

三四

未正月令子時扶襯歸殯祖山同里世盟弟劉城既率子廷鑾廷鏊哭于其位矣生平同好盟弟羅尙甲從九華馳至復以瓣香清酌哭之哀城乃更爲文同告於源嘗靈輓之前曰恭濬高深世毓明智乃篤之子海內寡二修行砥名中閎外肆幼承父訓早稱人驥午領賢書褒然冠異齊年同門皆稱上駟一詞群推李也渠帥數入春明挾策失利秘簡瑯函屋連牀置門罕雜賓食惟煮字孝奔齊魯友孚昆季重泉體魄北堂滫饋幾年孺泣無方養志釋衰披裘遭逢盛治翹首聖明願抒壯志令子三雛群經五笥一鳴驚人濟美可意物望殊殷明光待試云胡奄忽溘先旌

次城等屬在世好姻盟又締過從無時長談不記酒盃朝
寬箋牘夕至媿媿無恙午夜可識俄頃之間東白方質報
君凶聞咄咄恠事長吉長源瘁焉如寄未畢婚嫁蟬蛻一
視所無恨者鴻文不墜版行人閒秀句獨歸大志未終則
有令嗣薤露勿歌椒獎亦匱

嶧桐文集卷之十終

嶧桐文集

卷之十

三



吾鄉先正劉徵君伯宗先生以高義文章名世與吳忠節
公次尾同時同里爲莫逆交當明之末流中原板蕩時事
阡危吳忠節公倡立復社於南畿時出清議以維持國政
徵君亦與抗席社中所交皆天下賢豪極一時國士之盛
顧徵君抱道自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觀集中所上當道
卻聘書洋洋數千言志決而詞婉品潔而行芳是必有樂
乎斯道不屑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也然又不得以
石隱之流膜然無情於世者同類而共議之也讀所上疆
吏書慮時危而抒籌策躬戎陣而衛鄉閭悲天憫人之心
猶惓惓不能自己殆所謂出處不苟居草野而不忘君國

嶧桐文集

跋

一

者耶其行誼載志乘儒林文苑傳中可按而稽也徵君生平
撰述綦富有詩古文詞名嶧桐集者當時已錄傳於世
歷數百年經兵燹之所摧殘原板久已燬失卽文集之留
傳亦如吉光片羽不可多得重可慨矣同治己巳冬予以
歲試返里奉先君中丞公命訪求徵君遺集因於坊間
殘書中購得之歸以獻諸先君喜不自勝重加裝訂寶
而藏之欲翻刻而不果茲因讀禮閒居反覆卒讀以爲秘
諸私篋隱而不彰何如公諸同好以垂久遠用特校而讐
之付諸剞劂俾先生之文如日月經天如江河麗地彪炳
常新當亦先生之志而先君之所厚望者也若夫貪夫

廉儒夫立是在讀是集者之自爲感發興起之又豈先生所能必者哉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仲春月同里後學劉世瑋謹跋

嶧桐文集

跋

二



嶧桐文集卷之十平遠天遠日出中春月同里後學劉世瑋謹跋

流公啓

嶧桐文集卷之十平遠天遠日出中春月同里後學劉世瑋謹跋

